[illegible] [illegible]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每份售三萬元·

第四卷 第八期

專論 重演歷史？創造歷史？ 孫克寬

外論選譯 和平之助抑戰爭之路？ Michael Straight

美國通信 戰雲瀰漫下的美國 段連城

生活與文化 孩子·奶頭·工作 全慰天

科學叢談 原子時代第三年 戴文賽

觀察通信

「雙活」和聯着的兩張「弓」 觀察特約記者

國大·總統·憲法 觀察特約記者

北平四罷合流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聽話的藝術 楊絳

觀察文摘 從人事上論中國政治 浩然

讀者投書 張東蓀先生來函 美國學生與政治 川東不靖 中間路線與犯罪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平：四十七萬元

航掛：六十萬元

郵資漲價，讀者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有售

第一卷下冊有售

第二卷上冊有售

第二卷下冊有售

第三卷上冊有售

第三卷下冊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八萬

郵費：掛號每冊二萬

掛航每冊十七萬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三千萬元

普通

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¼面 八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張東蓀先生來函

編者先生：觀察四卷六期上鄭愼山先生一文，對於我所說亦未能同意；但我看了以後對於他所說亦未能同意。第一，有許多名詞是別人分類來稱的，不是自己標出的。liberal 與 conservative 以及radical是以這樣情形爲多。如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决不自稱爲radical，而旁人則稱之。所以 liberals 之中能有各種政治團體，即政黨，但不必限於用自由字樣。就寬汎的意義講，可以說右不能過全體主義，左不能過共產主義，這不必查字典，有時常識不見得比字典不如。如何能說政治上沒有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不必有內容，我不能懂。又如說英國的自由黨政策與保守黨差不多，因而即無具體的內容，這個邏輯我亦不能懂。還說美國代表自由主義的政黨反是華萊士一派，不是民主黨，我更不能懂。至於說個人主義過去了，而自由主義絕對不受影響，這個道理，在理論，我亦苦無以發見。第二，我說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恐怕是過去，乃是指潮流而言，縱使其尙存在，亦只是個「退」的潮流，而不是一個將「來」的潮流。誤會爲指已成事實而言，未免故意曲解。總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本是我的勉強分類。不用這樣的名詞亦不要緊。主要還在我那篇文章的建議。專討論名稱之用不用實屬無聊。所言止此，不欲精踏觀察的寶貴篇幅。

張東蓀　四月六日　北平

美國學生與政治

編者先生：在這個美國外交政策受着少數人支配下的時候，直接地和間接地，在報紙上或無線電廣播中，都充滿了煽動美國人民反蘇情緒的狂喊。他們的影響不能算不大。但在這個一切都被曲解的情況下，華萊士競選總統的决定，不啻給這些想以金元征服世界的人們當頭一擊。由於華萊士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聲譽和他有力的號召，於是報紙上除了攻擊蘇聯外，同時也儘量地詆毀華萊士。國內報紙上習用的「尾巴」（Follow Traveller）一詞也被美國報紙用來描寫華萊士了。

此地願意報告的一點，就是美國學生們也開始注意起政治來了（指有組織的去注意，不僅僅是個人的覺悟）。學校中也有了支持競選團體的出現。華萊士所領導的「美國進步公民」也派人到各學校中演講。這些在美國大學中可以說是創舉。據美國同學講，大部份學校在傳統上從沒有過這種富於政治性團體出現。然而在這個世界風雲緊張時，他們却採取了行動，雖說他們羣衆組織的嚴密上還不如中國同學，但物質上的方便却彌補了不少的缺陷。

舉例來說，此地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及本校（William Penn College）都有 Students for Wallace Organization 的成立。就中 Iowa州立大學的學生組織且擴展到校外，和學校所在地Iowa City有投票權的公民聯合組織起來爲華萊士聲援。就人數上講，本校學生共有二百六十人左右，除去一部份因年齡不及二十一歲或居住期間不足法定日期而又無法回到原籍投票者(約八十人)外，超過二分之一的都準備投華萊士的票。一般說起來，雖華萊士未必能當選，但他當選的可能却遠比現在總統杜魯門來得多了。

尤其可令人羨慕的是：無論州政府或聯邦政府都沒有對這些學生組織採取什麼行動，更沒有「打手」或「自行毆鬥」的事在開會時出現。

附帶一點，華萊士本人也决定在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回 Iowa來作競選演說(Iowa 是他的誕生地)二十八日在本州首府Des Moines，二十九日到本校來，他在就任農業部長以前曾担任過一個時期本校基金委員會的董事，而且他將本校餐廳中用午膳，每個學生假如在事先要求的話都可以與他面談。

田心源　四月四日Iowa

川東不靖

編輯先生：四川是今天政府認爲最安定的戡亂根據地，但無知的人民却偏要掀起一些狂烈的浪潮，這眞是太煞風景了。

首先是川東長江北岸的雲陽縣境於一月上旬發生了民變，領導者是一位曾做過中級軍官的紳士，他的號召力相當大，三天內便集合了長短槍支千多條。當時劉伯承的隊伍，正竄擾宜昌外圍，好似這次民變是配合着共軍入川的計劃而裏應外合的。重慶行轅爲鞏固川防起見，當即派了兩團有力部隊及兩個保安大隊前往圍剿，大小打了幾砍，變民不支，乃退入了深山。緊接着達縣的大樹、萬家、南嶽三鄉又有民變發生。二月初由南嶽鄉的鄉長鄧興鄢的領導，他們揭起了反對政府抽丁征糧的旗幟，兩天之內便有一千多鄉民參加了他們的行列，因此聲勢浩大。鄰近的梁山、大竹、開江等縣都爲之震動。當時恰是陝南孔從周發動進川攻勢，弄得第十五行政區的大小官員都着了慌，緊急會議的結果，決定採取撫剿併用的方式，乃由駐達縣的方靖師長派出了一個營作主力，另由兩個保安中隊及一些鄉警協助。變民是烏合之衆，大軍壓境，他們便逃入了附近的大山，但是一些自認無事而未逃避的，却逃不了「殺一儆百」的劫數，楊姓的鄉隊副及十餘鄉民，都做了這次民變的祭品。同時還逮捕了幾位交遊較廣的仕紳，認爲他們有通匪的嫌疑。逃入深山的變民，爲了避免圍剿，也化整爲零了。這兩件風波，便這樣不了了之。那知農忙前征丁令下，又激起了動盪的巨浪。川東一帶原來便有一種「刀兒匠」（即神兵）潛伏在民間，民國三十年雖曾有一度興起，但經官兵的鎭攝便湮沒了。近來因抽丁火急，這一批自以爲神兵的農民，便喊出了「反抽丁，反上糧，殺貪官，打土匪」的口號。墊江、梁山、忠縣、鄰水、長壽等縣境內橫貫的華瑩山原是綠林豪傑的樂園，但近月「刀兒匠」興起後，土匪被殺的殺，跑的跑，已漸絕跡了。一般人民看見他們確有掃清土匪的能力，於是迷信者日衆，參加的也愈多了。當這緊急抽丁的日子，無反抗力的人民，祇有求神的保護。最近已有萬餘青年農民，參加了「刀兒匠」，盤據在逃避兵役的世外樂園華瑩山一帶，當地的政府認爲他們是破壞法紀，擾亂治安的非法組織，便採用武力強迫解散他們的團體。數日前，長壽縣府派了一連保安隊去搗毀他們的老巢，因此慘劇便發生了。「刀兒匠」是一批自認爲刀殺不鑽，鎗打不進的神兵，當這一連兵剛開到山下時，便遭到他們的猛襲而大吃其虧。逃回的官兵向縣長報告了「刀兒匠」的猖獗情形，縣長也大爲震怒，現正聯合着鄰近各縣的武力，向這股回復到原始時代的逆流進剿。

張源　四月四日北碚

主張中間路線的也算犯法了

編者先生：四月八日北平各報登出北平地方法院檢查官對上次在平被捕的民社黨革新派范光斗鄭長風二人提出起訴書，原文中說：「被告范光斗係輔仁大學學生，與被告鄭長風等在本市金魚胡同（按係民社黨革新派北平市黨部）祕密非法集會，籌劃組織民主社會主義青年聯盟，吸引思想偏激之青年，主張中間路線，是有所企圖……」主張中間路線在今日已被正式認爲罪狀，實在是民主國家的奇聞了。

程清英　四月八日　北平

（附四月八日世界日報以爲證明）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八期
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本期作者

孫克寬：內政部參事
段連城：
全慰天：清華大學助教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楊　絳：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

重演歷史？創造歷史？

孫克寬

一、歷史的道路

人類的政治活動，常常循着歷史的道路，向前發展。最善於玩弄人類的，要算是「歷史先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雖是成語，但明明地天天有汽車軋死人的新聞，而不會走路的，仍是甘送虎口。如果說是命定，那末那些被軋死者的走路姿勢和召致危險的原因，何以又每每一樣呢？歷史的道路，明明擺在前面，哲人的智慧，已指出那一條路可走，那一條路危險，而聰明的人類，却每每蒙着眼跳進死亡與痛苦的深淵，不能自拔！例如自拿破侖以來，好戰者的覆亡，和人民的意向，每次都顯明地顯示着、紀錄着在那裏；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却偏偏走這個路線，甘趨滅亡。又例如十九世紀來，因分裂而滅亡，因政治無能而召致外侮的國家，不勝枚舉，對其他國家，又何嘗稍收警惕之效？這眞是人類的悲劇了！

一部中國政治史，指示着歷代興亡的道路，幾幾乎是一種公式。社會生活、風氣、決定了人；人決定了政治；政治決定了軍事。要壞一齊壞，要好一齊好。不循着這條路來解決問題，總無補益！何以言之？以唐宋明三個王朝爲例：

唐的衰亡，是起於天寶之末。在此之前，是承着南北朝征戰之後，隋末的大亂之餘，天下的人口凋殘，人民經濟條件異常惡劣。這時需要長期的休養，却遇着李世民的英武聰明，施行着外儒術而內黃老之治，以淸明之政，安定人心，利用民力，對抗外侮。短短的幾年，將西北東北兩邊夷患肅淸。晚年雖有兵事，但遇着高宗孝治與武后的不生事，不挑釁的政治，儘管內裏自相殘殺，但政治的秩序未破壞，許多幹練的人才，如狄仁傑、姚崇、宋璟、張說之流，還能保全，有所表現，造成了後來的開元之治：天下富庶，「行不賫糧」，「居不閉戶」的太平景象。可是種下了腐化政治的根源，飽暖思淫慾，貴族的驕奢，君王的享樂，把政治風氣腐蝕了，影響到政治風氣與政治人物的腐化，造成了政治措施的無能。我們細讀杜甫的奉先詠懷詩，便已知道在安祿山未起兵之前，亂象已岌岌可危了！安史大殺掠，使中原空虛，當恢復之任的，是肅宗的庸主，與李郭等中才之將（李光弼只打勝了一仗，郭子儀則常打敗仗，不過寬和能得人心！）幸而倚賴着人心未失，地方官吏效命（顏杲卿守常山，張巡許遠守睢陽，皆是民兵。）敵人內部分化，（安慶緒殺安祿山，史思明亦死於史朝義之手）才勉强收復兩京。可是自河北侯希逸自立以後，河北藩鎭禍成，一直到唐末，都無法挽救，等到滅亡而後已，豈非是天寶時期，政治敗壞，才鬧到這樣結局嗎？

唐代的政治特質，就史書分析，大約爲一、社會風氣奢靡，官民都好享樂，貴族與士大夫更甚，才形成中葉以後的困窮，與匪亂。（王仙芝、黃巢皆是大規模的飢餓暴動）。二、政治的效率低落，大臣無能，皇帝才寄腹心於宦寺，李輔國、郭元振、直到仇士良等，把持朝政，破壞軍制，刼持天子，使政治加深其貪污與無能，威信掃地，紀綱陵夷，才有朱溫的崛起。三、是官僚政治派生的黨派鬥爭，使得武人得意，內侍專權，邊防也不能鞏固，如牛李之爭，綿亙了幾十年，坐失恢復河北三鎭與擊敗吐蕃（維州之守）的機會，招致後來白馬驛的慘劇，使得中國儒學停滯了將近百年。四、中樞力量單薄，統治者不求助於人民，祇倚賴着左右，使得藩鎭坐大，剝削人民，加速政權的崩潰。

以上是唐代的滅亡的道路。

宋王朝是最軟弱的，但他軟於對外，而硬於對內。控制國內的治術，和以官治民的技巧，是最高明不過的。趙匡胤的興起，本是偶然——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因此也最怕別人的照抄老文章，防備得最凶。他覷破中國士大夫的弱點，優待士大夫，老百姓便沒有策動的力量，同時武臣悍將也沒有謀主，於是一意以尊養文士，爲施政方略，不殺士臣，垂爲祖訓。一面巧立制度，設官而不治事，兵財刑政三權分立，受命中樞，除去三邊以外，地方毫無兵備，這是他的集權之作用

。寬俸祿以養官，募兵以實邊，外面還厚幣契丹和西夏，大批金錢外流，遂加重了人民的負担。宋代國用之窘，爲歷朝所無。以專賣的苛酷「與民爭利」之不足，又大發交子，稅課百物，南宋之末，對人民幾幾乎敲骨吸髓，更加上官吏的貪庸，人民元氣喪失，何能對外作戰？加上不信邊將，動加貶殺，（北宋的狄青是逼死的，岳飛之死，是高宗親勅，韓、張閒放，西川吳氏，不能終保功名）更無可用之人，一遇到强弓怒馬的蠻族入侵，只好拱手投降了。

分析宋代的政治特質爲：一、統治者私心過度，把持政權，不肯信任人才，提高政效。（慶歷時期朋黨之爭，仁宗實係有意操縱，不肯放手任韓范做事）二、中央集權，地方空虛，遇到大敵入侵，無法抵禦。三、信用文儒，提倡文治，議論多而成功少，門戶紛立而是非不定，重虛名而薄實際，不能以現實的作風，解決問題，所以有「議論未定，北兵渡河」的千古笑談。現在重讀朱熹上孝宗皇帝書，其爲迂遠不切實際，眞是書生之論。陳同甫、葉水心的進言，和宗澤李綱的事功，到此都無可施其技了！冗官冗員過多，權責不明，功過莫定，因此理財則財庫空虛，人民受搾克之害，練兵則兵驕將惰，邊防無可恃之人。自從道學盛行，連談兵理財的人，都一律斥做爐才了。行政如此無能，國家如何弄得好？

以上這是宋代滅亡的道路！

到了明代則歷代王朝政治弊病，差不多都已具備。朱元璋本以農民革命起家，但深中了中國封建社會之毒，並且當士大夫階級氣焰正張之際，在奪得政權之後，使投入士大夫的懷抱中，以儒家哲學治天下，卻濟之以農民原始性的殘虐：嚴刑峻法，以待官吏；整飭制度綱紀，以節文治。由於前者，使君上與臣子的尊卑懸殊，加增帝王的威權，發揚成近代無比的專制政體；由於後者，使學術思想定型化，集中化，構成縉紳階級，幫助君王，統御庶民，造成了晚明的「官逼民反」之局。更由於君主絕對專制，不得不委政左右，高張羅網，而奠定了明代宦官政治的基礎。凡此矛盾因素，都是開國規模所遺留下的。永樂一代的誅殺，更鞏固了皇權統治，英宗以後，王振、劉瑾，直至魏忠賢，挾天子以令諸侯，用黨帖緹騎來征服當時的臣民，使政治蹈入極度的腐敗。同時科舉制度，造成了滿天下的「生員」集團。顧亭林於此有：「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羣起而閧者，生員也。」又說：「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偏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這是說明當時統治者與人民間的另一不生產者集團之弊害，他們藉名義以議朝政，又藉官勢以害人民。我們看到明代的三朝要典，所謂移宮、紅丸、挺擊三件事，惹得天下騷然。其實不過皇帝家的瑣事，比較能幹的臣僚如張居正，則爲着奪情一議，弄到身敗名裂，這些都是君主淫威過度所起的反應。可是削弱國本，無救人民，其禍不可勝言！如魏忠賢以東林黨爭而執政，由於刑戮善類，摧殘正人，使得士大夫無恥苟活，到了崇禎時期，只賸下溫體仁的奸邪，和周廷儒的矯飾了。復按有明一代的政治，實無赫赫之功，無根本之計，雖然後世艷稱的張江陵相業，也不過修明制度，損下以益上，損民以養兵罷了。至於邊防大計，自滿洲勃起以來，可笑可恨的措施，不知多少。有用的人才，把他殺掉，有用的辦法，不肯採納，只重虛名，不求實效，做皇帝的都善於用廠，用廠的工具，是廠衛。崇禎至死而不悟，卻來騙後代的書迂子，說是「諸臣誤我」，豈不寃哉！

綜合明代的政治特質爲：一、君權過度集中，從而鞏固了官僚政治，雖然有「民本」的意思，而無從實現。（洪武時期，嚴懲贓吏是愛民之政）二、君主的威權，爲左右所竊奪，摧殘正氣，腐蝕政治風氣，使人才消失，不能做事。三、士大夫羣趨利祿一途，學術思想的發達，大大地受到阻抑。「一代文章明八股，崇禎五年天地腐」，淸詩人王曇的名句，正道着明代政治的病根。四、和戰的大計，不能早決，誤於虛驕之氣。內平流寇，外禦滿洲，人才與措施，都是適得其反。尤其是「本兵」權大，從中遙制，褻於殺戮，功不抵過。像袁崇煥、熊廷弼的人物，一敗之後，便身首分離，如何可以收效？五、宮廷腐化，費用太多，搜括人民，不遺餘力。但國家財政，卻是極度空虛，遼餉練餉的苛擾，實在是流寇的主動力。內潰外攻，直到亡國纔了。

以上是明王朝滅亡的道路。

從這三個朝代的陳迹，來了解我上面所舉的公例：「社會生活與風氣決定了人。人決定了政治，政治決定軍事」，實有其必然性。大概專制王朝，狃於「天與人歸」之說，不認識人民社會變動中所起的決定作用。開創時期，適應軍事需要的號召，偶然地配合人民厭亂望治的心理，得到廣大的支援，完成了建國偉業，便開始忘記了人民，因而不注意他們的經濟生活，不加改善。到了末代，卻更予人民生活以摧殘，削弱其向心力量。在上層或習於奢靡，生活糜爛，或慴於威勢，習於委隨，或爲着滿足慾望，趨向貪鄙，皆足以敗壞風氣，從政治到社會，使人民有「與爾偕亡」之嘆。在這種環境裏，那裏能產生好人？有好人又如何容得住？政治人物，自然都是些無能者了。陸游的詩：「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我們讀過「世說新語」王衍的「狡兔三窟」之說，實足寫盡各時代士大夫羣的苟安心理，又何能有經國遠猷，來刷新政治？政治總方向錯了，軍事的制度、方略、與紀律，自必隨之，如明代的「債帥」之類，便是當時代的產物，所以曾國藩譏罵滿淸的綠營，說「岳王復生，或能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再世，卻不能變營伍之氣習」，局勢到了這樣，便什麼都完了！政治的命令無人肯聽、肯信，軍事的調遣，無人肯服從、肯拚命，那能不束手待斃？但總結起來，仍是不能爭取人民之故，何以不能爭取人民？追源禍始，實在是皇帝制度，家天下之一念誤之！假使是「有天下而不與專」，各代都如傳說中的堯舜禪讓的公心，一切聽命於人民，選天下的人才，辦天下的公事，何致於覆轍相尋，走到身死國亡的一條死路呢？

二、歷史有重演的可能嗎？

從歷史看今朝，今天中國的局面，實在是嚴重異常。凡歷史上的病態，幾乎全有。更加上些現代病，無怪南北的憂時之士，都起來紛紛議論，上書獻策了。我們於此要問一句：還是走歷史的道路，重演悲劇呢？抑或是打開歷史的窠臼，絕處逢生，再創新局呢？

中國目前的危機，來自以下各方面。換言之，即正害着四種嚴重的病症，無法治療！

一、社會病：民主未遂與文化失調；

二、經濟病：泛濫的幣災，與外來的經濟侵略，內在的農村破產；

三、政治病：政治無能與政黨破產；

四、軍事病：戰略脫離政略，戰爭不能達到政治預期的目的，因而影響士氣與紀律。

這四種病源：是從內臟害到外表，遺傳的損害，兼受外感的傳染，誠如世紀評論三卷十、十一期平情先生所寫的「政治無能之因素及其挽救」一文中所分析的：一、多元的政治觀念所造成的官民之間的矛盾，二、傳統的剛性領導作風，培養出來的政治風氣；三、堅固的官僚組織所造成的罪惡，四、二重政治導演的各色把戲。凡此因果相尋，循環影響，才造成今天的種種危機。假如就公開的新聞報紙所記述的眼前現象，一加思索，已足够我們心驚膽怵了！

歷代治者，如前所說，以人民歸嚮的力量而興起，却不能永久掌握住人民的要求，又循着過去的途徑而崩潰，正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式的註脚。今天倘若不扭轉此一路線，仍不免於走着同一的道路。但今天朝野的情形，却非我們主觀的願望所能樂觀。現在就前述四種病態，一加分析：

第一、民主政治在中國碰了壁，其原因到不盡是政治人物的不願民主，而是社會傳統風氣，命定着它失敗。何以故？民主的基礎是理性、自由、與工業社會。以民主政治的歷程言之，實在是文藝復興後西洋社會的產物。在西洋文化的搖籃，希臘的哲人們的思想，已傾向於理性的獨立，與自由研究之風。中古宗教的統制，壓抑不住自由思想的幾個宗教革命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的探討，人類理性的摸索，終於迸出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浪潮，而以法國大革命為此一高潮之頂點。在歐洲古老的國家，雖專制的君王，對人民應享的權利，也不能不加以尊重。英國傳統的民主，固無論已，即大陸國家，對城市自由之許可，法國最早三級議會的形式，國王和人民舉行權利議判，決沒有中國幾千年來儒家所謳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定於一尊的思想形式。我們幾千年來最好的政治，只有「庶民子來」與「救民水火」的表現，却沒有把人民與治者當為對立，舉行過任何的政治談判。因此，一般的人民，只有「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詛咒：却沒有天賦人權這一類的想法。學者更是儒家的傳統，「三日無君則弔」，「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抱負：其教育人民的只是如何去服從治者，教育治者如何撫御人民，從無教人民解決自己問題的說法，這是我們傳統的政治觀念。復次，中國人的樂天安命，忠厚忍辱的人生觀，父祖相傳，決不肯挺身而出，主張自家的權利，追究政治上的責任與是非，更是缺乏民主政治下個人負責的條件。以這樣的傳統，假如社會工業化，以集體代個人，以技術代教育，我們也未嘗不可勉學先進國家，使民主環境早熟，像日本維新後的情形。偏偏又是資本主義的尾閭，只接受消費，而不生產，鄉村與都市對立。一面是貪婪無厭的現代式消費，一面是散漫、退縮、保守無為的原始生產。六十年辦教育的結果，是變農村的子弟為少爺、為流氓、為買辦，而農村的本質，依然如故。民主政治的第一條件以選票表示自己的意思，但我們的選民，却是不知政治權利為何物，除去鄉村中的鄉紳人物，不知其他。讓他們自由地選，則所謂封建勢力一定抬頭；如果操縱強迫，則他們乾脆不理，聽你擺佈，其結果仍是欽定與委派，仍是既得利益的集團佔先。由於這些事實，於是民主政治，轉成為一般人所謂詬病。從古德諾的帝制論，到現在藉社會主義之名作為法西斯變種的論者們，都是民主的攻擊者，未產先殀，而治者們便永遠只信自己，而不信民主政治還有任何的力量了。至於文化失調之症，以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大著「鄉村建設理論」一書裏，闡發最多。我們今天的社會，內在的變化未準備成熟，而外來的文化思想突襲而來，無足够實現的環境，硬要實現，而國際環境的要求，又非適應不可。前乎此者，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半推半就的接受，後乎此者，又有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爭辯，時而飛躍前進，時而大開倒車，皆是傳統的成見，與外來的事物不能調和的矛盾。又沒有人肯去鞭辟入裏，從改造全般社會做起。即做也僅止一時一地，時作時輟，收效不宏。（如鄉村建設運動，平民教育運動是）到今天，接受着戰災的瘡痍和經濟恐慌的狂潮，本來的罪惡——封建社會自私自利的餘毒，更是因風縱火，愈揚愈烈了！

第二、中國的經濟病，實在由來久遠，鴉片戰爭的動機，便是「白銀外流，錢貨日賤」的經濟原因。自此以後，日受資本主義的剝削，所有的經濟結構，都受着嚴重的損害。幸而第一次大戰，歐洲創傷過鉅，我們纖維工業，一度發達，挽回若干利益；東北在九一八前，有十數年的小康局面，開築鐵路，改良農產，增加大部份的出口品，抵塞漏巵不少；一貫的禁烟政策，抵塞住一部份漏洞，這才能禁得住若干年的內戰損害。但在二十年大水之後，農村真正恐慌的信號已發出了。這是國府成立後，京滬資產者和權要們大量銷費，推銷外貨的功績，和糧食減產借用外國棉麥的反應。正因為全國大部份是農村社會的關係，反應不強，恐慌性的傳播較緩，病象不易為人所感受。直到九年抗戰，摧殘了舊日的生產設備（農村的耕牛農具、與水利不修、江淮黃河大陸的抉破皆屬之）。上面又採用生吞活剝的計劃經濟的方法，若干抑平物價的措施，適非生長農業社會的人民所能接受，反而助長了物價。（最壞的是法令效力，不及於特權人物）。二十九年以後，貨幣發行，開始膨脹，直到現在，貨幣的神祕性全失，物資與貨幣脫節，從而政府的財政預算與實際開支脫節，一切乞靈於發行，泛濫的幣災遂成功了。這是中國曠古所無的鉅災，吞噬了多少人家，

變化了多少善良人的心理，打擊了不可以數計的政府在人民間的威信，降低了維持統治必需條件的行政效率，更以投機囤積之風惡化了千千萬萬人的人性。於此又濟之以烽火遍全國的戰爭，動員了一兩千萬以上的兵員，即是奪去一兩千萬以上的生產人口。飢餓政策、殺掠政策、摧毀了成千成萬的城市和村莊，扒路毀堤破壞的口號之下，中國僅有的一點生產工具幾於全部湮滅了！如鞍山、撫順、井陘、淄博、中興等煤礦，清末以來所修的鐵路如津浦、平漢、隴海，膠濟，寸寸支解，斬斷運輸系統，即是斷絕經濟流通，於是普遍的災荒成功了！更因為戰爭的需要，各地防禦工程的建造，自衞力量的編練，無一不是取諸人民。近一年各地方當局，大倡攤派之說，動輒幾千百億，變相的運金，到處發現，一面却不求效率，濫設機關、濫支經費。財政當局，點金無術，只有以發行代替征稅。這樣下去，經濟的惡化程度，是更深了！乞助美援，但所獲得的只是直接有利於戰爭的物品，不能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何況外貨隨之而來，藉着飢得利益集團的手裏，不久又可以歸還。如此循環的榨取，其對象還不是苦難的中國人民？

第三、中國政治的腐敗無能，我認為是社會病的延續。舉其病象，不外一、官僚的自私自利。這是封建社會意識必然的結果。要是沒有血緣觀念、遺產觀念、必不以升官為發財的手段、以做官為援引親族的途徑。公私如果分明，政治措施便不致有所偏蔽。二、領導人的師心自用，與屬僚的唯阿成性，這是沒有民主的習慣，也就是國父中山先生所謂「皇帝思想」所養成的習慣。「多磕頭，少講話，」滿清官僚的做官秘訣，授受心傳，至今還在。三、責任感不強，行政效率不講究。前者是沒有權利義務為本位的觀念，鄉愿成為模範人物，無是非，無黑白，發出不痛不癢的議論，制定不痛不癢的辦法。踮脚步，免是非，是官場中辦事的方法，也是中國人做人保身的訣竅。更由於「尚文之國」的作風，章程法令一大堆，無人領會，辦公事只是來繞圈子，如何能有效率？所以我嘗以為封建社會的遺毒，是官僚政治的成因，也是中國的政治無能的癥結，非有現代化的社會基礎，不可能有徹底的改革。在前代還可以「循名核實信賞必罰」來挽回風氣，振厲人心，在現在，則如此繁複的政治業務，假使各層級，各個人不能確負責任，行政處理不用科學方法，行政環境不用科學工具，依然是無辦法！由於政治的無能，影響及於經濟更無辦法，對人民的信仰愈形喪失，政府的基礎愈形動搖了。於此有兩種相反的見解：一是嚴刑峻法，強人民以必須服從。但官僚之氣焰愈高，壓迫力量有時而窮，終會力竭而亡。現在全區綏靖，以軍法部勒，分明走上此路；一是一切不為，苟安待命，這是中國書生的主張。鄉村的老紳士，都市中的老官僚，都有此說。但全國已陷入死亡與痛苦之深淵，現實的問題不能解決，終會有總清算的一日。歷史上有兩個例子，一是明末崇禎帝的「勵精造亂」，一是滿清末造的顢頇誤國。我們將要走那一條路呢？

第四、本文所謂的軍事病；倒不是戰略與戰術的問題，而是從根本方面看軍事的措置。中國成語有謂「兵猶火也，不戢自焚」。中國書生論政，從來是反對用兵的。雖然有人指此為中國積弱之原，但在社會整體上說，多少是有利於人口的蕃殖，與文化的長養的。中國的軍制，自來以農為本，是配合生產環境的。管仲的三分其國以養兵的辦法，精意是「寄內政於軍令」，實在是使勞動、軍事聯為一體，居則以耕，行則以戰，不使戰爭的延續，破壞生產秩序。到了戰國，諸侯養兵養士，不生產者日衆，兵成了王室的衞隊。戰爭的規模也大了，社會職業分化，兵遂成為一種職業。「驅市人子而與之戰」，因此讓秦國的耕戰之兵佔了便宜。（商鞅所定下的秦兵制，也不脫離生產）。漢文帝不肯北抗冒頓，南伐趙佗，也是顧慮楚漢戰後的生產條件。歷史上最大的是昆陽戰役，王莽的失敗，便是使用過大的兵力，破壞人民的生產秩序之故，趙宋一代，始終傭兵，聚流氓游民而為兵，平居則擾民，臨陣則浮囂鼓譟，因此遇上金元蠻族生產戰陣合一的兵制，便失敗了。滿清的洪楊之役，起先失敗是「綠營過於腐敗」，後來曾胡左李，以農兵的練勇，一鼓朝氣，才扭回危局。但湘淮勇以及新軍，皆是脫離生產，終於和「營伍」的陋習合流，作了革命的阻力。我們讀歷史，每一代政權的崩潰，成因於政治不良而告成於軍事瓦解，或軍人叛變。前者如秦之章邯之鉅鹿一戰、唐天寶間哥舒翰之潼關一戰，明末的對滿洲之松山一敗，對流寇之潼關一敗，這雖是政治失敗的結果，而却是失敗的必然現象。大抵軍事之可慮者，莫大於脫離政治的羈絆，或以軍人來決定政治，或盲目的軍事進行，拖累政治；其次是軍隊本身腐化、不能克敵、只能擾民，召致人民對政府的怨望。再次便是浪費財力，使國庫空虛，民力凋敝、加重了政權崩潰的因素。

統治者支撐軍事的要素，其一是人力、其二是物力、其三是精神的鼓勵，其四是紀律的維持，最後是軍民關係。至於軍制與方略，還不是有關存亡的重要問題。我們以此尺度來衡量當前的軍政：人力方面，可能用的只是以強力徵來的兵員，都是與生產脫離的份子，凡是潛在的人力，都無法利用，這是一。物力方面，無強大的生產力做後盾，純恃外援轉輸於萬里之外，加上運輸系統的破壞，物力的供應，更大大地打了折扣。而且物力的供應，以民力為盈虛，民間經濟如此，軍事支持的力量豈不更堪顧慮？這是二。精神的鼓勵，全看政治方面之作用。以弊端之所傳，與各處請願代表（如北方請願團）所指摘的長官與部隊間苦樂之懸殊，和入伍前在農村所受的待遇，同時以教育關係，軍士中的文盲最多，施行政治教育，遭受障礙，僅靠「打氣」的講話，甚至招來「賣膏藥」的譏誚，並無益於精神教育，這是三。軍紀是維持軍隊的命脈，現在以各種因素，使得軍紀破壞，前方部隊的行為，我們可於上次鄂東民間呼籲，請派「軍紀嚴明之部隊」一語，窺見其反面情形。後方的部隊，以各大都市常發生的軍憲爭鬥衝突等事件，也不難窺知一二。從來新興的軍隊，所以打勝仗者，全恃紀律之森嚴，遠之如湘淮軍初起時的練勇紀律，超過綠營，近之如國民革命軍初北伐時之獲得人民擁護的例：我們可以測定現在的軍民關係如何了

。說到此處，不由得想起明末兵事情況。當時正額兵員，有二百餘萬人，練勇和西南的地方部隊（如狼兵）還不在內。可是到處譁餉，到處擄掠，見敵輒散，終於讓流寇蔓延全國。滿洲入關的八旗兵丁，不過五六萬人，幾年之間，殄平張李，其關鍵的所在，可以想像得知了。

三、如何創造歷史的一頁？

現實是最殘酷的。不論你厭惡它，或歡迎它，你總不能脫掉它的支配。以目前的現狀論，凡歷史上統治者所遭遇的危機，幾已全備。同時又加上現代的種種苦惱問題，如經濟病和政治病兩種，尤其是國際環境的牽掣影響，眞是苦惱萬分。我們於此試一尋思今後的出路。我以爲有三點：第一是順着歷史的道路發展，固執一成的辦法，徼倖於不亡；第二是接受現實，放棄一切，安排一個嶄新的局面到來；第三是扭轉歷史的道路，自我革命打破傳統的窠臼，向反對者學習，自創歷史的一頁。

以國際環境論，第一條路，恐還不致放任其自暴自棄，而且對方的成功條件，也似乎還未成熟，這方面似乎還不甘心如此的下去；第二條路，絕不可能，也不爲當前國際支援力量所容許。我們還是期待着第三條路之終被採取。

所謂扭轉歷史與創造歷史者，中國過去並不是絕無此例。歷史的偶然性的突發，照樣能否定了必然性的。舉例來說，滿淸道咸年間，外侮洊至，辛丑條約剛剛訂定之後，政府威望大失，朝政混濁異常，以穆彰阿·曹振鏞爲首的官僚集團，造成一種無是非無黑白的乾坤，八股文，試帖詩與小楷字的天下，綠營腐敗，旗兵驕偷，軍事力量也異常虛弱，太平天國乘着這個條件起來，兵鋒所及者十三省，長江珠江兩流域的烽火，幾乎燒過黃河，直叩北京的外圍，崩潰形勢，眼看便要到臨。中間還經過「熱河北狩」之役，中央政權更搖搖欲墜。可是曾胡左李的湘淮集團，挺身而出，僅僅以練新兵，變習氣，綜核名實，保全名教幾點措施，竟然打退當時的革命力量，爲滿淸延續了五十年政治生命：又如東晉、南宋、都會以半壁的江東，延續一家的政權，似乎都可以爲今天局勢的借鏡。問題是如何扭轉危局的方法，也是如何進行自我革命？

爲什麼要以「自我革命」爲扭轉危局的前提呢？理由兩點：第一是從歷史的教訓。統治的崩潰，多是以「內潰」爲因，以「外鑠」爲果。例如明代，亡國之因，種於萬曆天啓兩朝的黨爭，閹禍，和政治汚濁，剝削人民的生存命脈。崇禎雖有求治之心，但不能擺脫舊窠臼，去一東廠，來一東廠，去一黨爭，來一黨爭，始終不能爭取民心，又不爲瓦全之計，（在內憂外患交逼之下，困死北平，對江南方面，迄無部署。）所以才身死國亡！滿淸對洪楊之變，上面雖無改革。但湘淮集團，却是以自我改革的姿態起來，不要舊綠營，淘汰舊官場，接受外來的動力（洋槍火炮），確是對當時現狀，賦予以革命的意義。此點於曾國藩起兵時，致各方函牘中的言論，可以了解。因此，能吸收一部份新的力量，到舊軀殼以內，勉強成個「中興」之局。淸庭還是不能澈底的變，到戊戌變法，又深閉固拒，終於坐待革命之到來。殷鑒不遠，豈不足够我們攷慮的嗎？第二點是中國現社會的本質與所處的環境。中國社會大半停留在封建階段，同時又是半殖民地，因此革命的內容，爲反封建（思想形態），反帝國主義（生存條件）、階級的意識不强烈，而且階級的自覺性也很模糊。革命的路線，自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來，環境始終要求着向此兩方面發展。換言之，鄉村如何從土豪劣紳手中奪出被壓制的農民？因之以土地改革爲此方面的指標。誰能對此做得好，誰就能把握住大多數的鄉村人民。城市方面，如何改善半殖民地的經濟體系，使買辦階級無所施其技。這就是經濟自主，與資本節制的眞理。不幸，執政的黨，二十年來，總是做着相反的工作。在鄉村，以土劣維持政令的推行，不敢一觸地主的寶座；在城市，把財政大權寄托在金融豪富集團。經過了八年戰爭，更養肥了中國的富豪階級，政治上更發揮每個人傳統的封建意識，致演成今天派系橫立，各使私圖的現象。於此必然地使模糊的階級意識明顯起來，新革命的內容，已多少有點變質，幾於符合一般的條件。此所以局面日益惡化，必需對此有澈底的覺悟，針對着有所行動。使這種改革，配合革命的要求，庶幾能够抑止住方興未艾的狂瀾！

基於上兩點的了解，我以爲今天朝野上下，必須有以下四點的共同了解，纔能担負起創造歷史的大任：

其一、如何建立「自我革命」的中堅力量。這并不是改頭換面的策士之流的結合所能任事，必須以有骨氣，有理性，有接受一切艱難決心的智識份子（本質是接近人民的，無成見的），結合眞正利害關係的階層——鄉村的中農以下的人民，都市的平民階級中的優秀而有領導力、組織力的份子，站起來，要求改革，主張應得的權益，（如市民的自治權，各地方的建設，與自治事業）匯衆流爲江河，以和平、合法的手段，達到革命的目的。

其二、大家應正視現實，政治上應大開放、大轉變，打破一切的傳統觀念與形式教條及封建組織，使得官氣滌除，大家說老實話，來檢討現實，接受淸議的是非，無情地淘汰一切寄生份子，打擊既得利益的集團——豪紳與豪富貴人。這樣還不够，必需對地方徹底的放開，讓各地方眞正的人民力量，能主張自己的權利。

其三、必需認定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爲革命的目標，而以打破傳統、淘汰腐劣、爲達成目標的條件。因之，戰爭時代所蓄積的財富，必須對之淸算，公諸國人，（當然用征稅、募債的方法）。以大衆血肉的犧牲，恢復來的土地及其他的利益，應歸諸公有，而分配給「無」的人們，與出過勞力的人們。

以上說的是自我革命的大原則。在此不能不特別提出的，便是「武治」的局面，必須改善。今天的綏靖分區，統轄軍政，以整個的城市鄉村，作爲軍隊的割勒，以政治體系，作爲軍事的附屬，以軍略決定政治措施，這是史無前例。如果延續下去，恐怕不爲西晉八王的內爭，唐代的藩鎭的再見，也要得到日本藩府制度的惡果。這並不是杞人憂天的想法，事實終會說明的。如果政權，我以爲便應該放諸於人民眞正意志結合的自治團體的手中。

三十七年四月十日於南京

和平之助抑戰爭之路？

Aid to Peace.... or Road to War? New Republic, March 15, 1948.

Michael Straight

在他的哈佛講演後九個月，馬歇爾國務卿的歐洲復興計劃，到了上議員范登堡手裏便變了經濟合作法案而被提出於上院了。此法案既非馬歇爾所要求的原來計劃，也不像原計劃那樣含有普遍的政治意義。這方案不若十六國所要求的那麼多。但仍不失為一大方案——代表了十六個國家今後四年間全部輸入的百分之四十四，和美國每個選民攤派到一百八十五元的一筆包括贈與及借款的輸將。

這法案的前途是未可逆料的。可能否決或變更。上院一有力團體正在力爭將這法案作為對蘇聯的一種經濟宣戰。而下院海爾透(Herter)所領導的有力團體正力爭將這法案作為美國制霸全球的武器。

可是和平與戰爭還是先決問題。范登堡議案是接近和平呢抑或戰爭呢？以下六個洞徹的問題可算是它的答案。

歐洲復興方案是個復興計劃麼？

六月裏，馬歇爾曾呼籲給歐洲問題以「治療」。十六國因之草成一個報告書，旨在獲得一個「徹底的解決」。

我們的政府把那報告書作為出發點。把其中所估計的穀類的需要除去了，因為美國政府認為歐洲的穀類可能增產。美國政府又展緩了電機器械和肥料的發放，取消了廢鋼碎鐵，裁減了粗製及半鍊鋼的輸入，而代之以全鍊鋼。將所需的農耕機械減至一半，載貨卡車減去百分之六十以上，因為美本國正在缺貨。方案中包括美國產量最豐的棉花，又增加了烟草，那是美們政府認為無用的。在另一方面，火油的輸出是增加了。一般的說來，救濟工作是被注重了。

方案現在缺少準備，不能完成其工作。這方案須要補充，增加煤、肥料和重要物資的輸出。它的轉移重心使得其在歐洲的復興工作更加困難。但是倘使沒有這方案，歐洲的復興便將不可能。

十六國希望於四年艱辛工作以及美國援助能達到現代美國生活水準的一半高。沒有歐洲復興方案，歐洲的生活水準將陷於悲慘境地，而使自由制度無法維持。經濟生活崩潰，舉世滔滔皆成暴民時，政府都將變成暴力政治。因為共產黨員志願結合，其利用暴力，是基於社會意識，歐洲大部分都將轉化為共產主義了。可是無論主政的獨裁者左傾或右傾，其為失去民主與和平則一。

歐洲復興方案重建德國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是的」。在軍隊的防止「疾病與擾亂」的命令之下，兩年來我們運到德國去的東西，除了英法義三國而外，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為多。在歐洲復興方案之下，由於其工商業的被注重，德國已升至第三位。十六國在其報告中似已先見及此。他們說：「一九五一年以後，無論是西德或參與國，兩方應皆能償清其負債。倘一方之獲得活力，是基於他方之支付，那麼歐洲的經濟便將是不健全的了。」

國務院關於歐洲復興方案的報告中又說，「德國的復興沒有優先權，卻得為我們完整的西歐復興方案中之一部分。同時對於德國軍事潛力的復活，必須加以種種警戒」。這倒是個要旨。因為由於薩爾區新協定的訂立，經濟威脅已大部克服了，有如弗來特，塞格在巴黎所指稱的。而軍事潛力的脅威，其克服將全憑眞正的消滅納粹主義和魯爾區的國際化。

歐洲復興方案分化歐洲麼？

歐洲早已被分割了。其重新結合的唯一方法，或許是由貿易着手。蘇聯使西歐經濟不能有賴於東歐。許多歐洲人相信美國使東西歐通商條約不能成立。可是歐洲卻不能長此被分割。戰後東西歐議訂的商約已逾七十一件。

戰爭的蹂躪是打擊貿易的眞正理由，對東歐減少了煤、穀物、木材的[illegible]位，對西歐阻止了工業製成品的按期輸入。十六國[illegible]定了一個迅速恢復東西歐貿易的建[illegible]證了這個接合。最初由哈利曼委員會設[illegible]十六國對於東歐的仰賴性，大大的減少了波蘭煤的輸出，不足之數，代之以美國煤。國務院改變了哈利曼委員會，增加了西歐的仰賴於煤及肥料的輸出。（還過於CEEC的估計）。

同時美國當然扣留了東歐所需用以增加輸出物資的裝備。這個政策是和歐洲復興方案相矛盾的。

歐洲復興方案奴役歐洲麼？

國會被范登堡及海爾透提案分裂為兩派。非自由份子的議員瓊克曼(Jonkman)直捷了當的稱海爾透的歐洲復興方案為「帝國主義」。這方案控制着一個政府組合的大打折扣的援助。這組合奉命輸送供應，那種供應，要說是為了復興方案，毋甯說是救濟性的；這組合且須負責促進歐洲的私人企業。由於控制各國當地的通貨準備金額，其數量等於歐洲復興方案中的援助額，故該案緊緊的抓住了歐洲。十六國要想從這種束縛中獲得解放，祇有把戰略物資或現金償付其一切援助。

下院的外交委員會正在考慮海爾透提案。並且已經選就海爾透，減少了歐洲復興方案的援助量，用來增加對德的援助，同時並把中國和朝鮮列入方案。倘使海爾透的提案被採用了，那眞應了瓊克曼的話。不過范登堡始終未曾放鬆，他在原則上接受了通貨的撤回和戰略物資生產的着重，但卻規定了歐洲的防衛。

范登堡提案是奴役歐洲麼？歐洲的政治的獨立自有其經濟的基礎。到今天卻不存在了。只要十六國仍依賴於美援以求滿足其不可管制的貿易上的缺憾，那麼它們終跳不出海爾透的掌握；不適當的援助或無援助，將使十六國永遠不能自立，而海氏的權力永遠繼續。歐洲復興方案是建立西歐自恃和政治獨立的一種手段。歐洲工人的看法都是這樣的。我們不能低估他們反抗美國壓力的力量。

歐洲復興方案跳過了聯合國麼？

聯合國是美國和蘇聯一道工作的處所。蘇聯既反對一切歐洲復興方案的援助，歐洲復興方案是無法在聯合國的系統下施行了。現在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辦法，便是把歐洲復興方案的援助公開給東歐，同時在進出口銀行和世界銀行重開信用借款之門。

歐洲復興方案是杜魯門主義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是。」杜魯門主義是把坦克車大炮送到希臘土耳其和中國去打共產黨。歐洲復興方案是把食物燃料和機器送去提高歐洲的生活標準。

就因為歐洲復興方案不是杜魯門主義的一部分，所以上院有些議員排斥這方案，且堅持軍事援助而反對經濟援助，以為非如此不足以阻止共產主義之泛濫。

在任何政府和任何議會之下，歐洲復興方案的供應該早就送到歐洲去了。碰巧我們有個保守的政府和國會。我們不能為了我們自己政治上的弱點而苛待了歐洲。

蘇聯的議論是，「杜魯門．馬歇爾計劃是……美國世界擴展政策中一般政策的歐洲部分。」這是無聊的。倘使每個國家眞有其唯一一貫的政策，那麼歐洲復興方案將作為我們的國策。事實上，任何政府的外交政策，往往有些矛盾的現象，無論其為善或惡。聯合國在印度可以受到支援，而在巴力斯坦卻遭到顛覆。它們可以呼籲裁兵——它們卻在重整軍備。它們主張人權——它們卻助Tsaldaris和Gottwald壓迫人權。要知達到和平的路，只有在整個世界繼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中，打擊每個國家的消極的政治局面，而支持其積極的政治局面。歐洲復興方案是我們的積極的政治局面，那是基於世界結合並且可導致美國與聯合國回歸於一體的。所以值得支持。

我們做點什麼呢？

在衆口交譎之下，美國國務院和范登堡正給歐洲復興方案以政治的轉捩。自捷克事變後，這個法案在一種反蘇的狂熱下如被通過，眞是很危險的，因為去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被支援，便是出於同樣的一個謬誤理由。一誤豈可再誤。

對於范登堡提案可議之處很多，倘使須要的話，我們可以繼續批評。但這次議會，這是一大成就，並且是希望的源泉。進步分子對於歐洲復興方案在細節上或生異議。他們僅能同意歐洲必須施以援助，而目前並無可以代替此方案的。我們甚願看到范氏方案之被改良。壓力是另外一件事，我們以為毋寧使這個方案任其自然，而努力達到行政上的盡善。因為政行是很重要的，一九四八年的國會選舉也是很重要的。歐洲復興方案使我們的國會成為全世界最有力的東西。（觀察特約譯者譯）

戰雲瀰漫下的美國

（美國通信）

段連城

前年夏天，在比基尼島原子彈試驗之前，美國的報章雜誌不斷地渲染着原子戰爭的恐怖。一個住在紐約的人，為了避免原子彈的轟炸，賣光產業，挈眷遷到中部一個鄉間。這位神經衰弱者的故事，一時傳為笑柄。兩週之前，密西根的一個工程司，建造了一座防原子彈輻射能的地下室，準備呈請專利，卻沒有人笑他杞人憂天了。多少海外戰死的健兒，白骨未朽，多少斷腸的寡婦孤兒，血淚未乾，在這國度的天空，卻又罩上了彤彤戰雲。事實上，美國人民絕不要戰爭，蘇聯人民也不會歡迎戰爭，但國際局勢卻儘在急轉直下，在今天的美國，人人都已相信：戰爭只是時間的問題。

三月初捷克政變後，杜魯門總統招待記者說：「我對和平的信心，已經動搖」；馬歇爾說：「世界局勢，非常非常嚴重」。於是全美激起了一陣不安的浪潮。三月十七這天，杜魯門對全國播講，空氣尤其緊張。在中部一個大學裏，許多學生，一早提了旅行無線電去上課。十一點鐘，演講開始了，學生們聚在一起，屏息而聽。在大大抨擊「某國」（蘇聯）後，杜氏用少有的激動聲調說：「我建議第一，普遍軍訓；第二，局部徵調；第三，援助歐州：：為了上帝的慈惠，我們必須勇敢而堅定……」。聽到局部徵調（Selective service），那些青年人們，差不多異口同聲地喊起來：「噢，為了上帝的緣故，不要罷！

上帝的確很慈惠。杜魯門要錢的計劃——六十億另九千八百萬元，包括馬歇爾四年計劃中第一年的五十三億，對中國貸款四億六千三百萬，對希土二次貸款二億七千萬——終於四月二日由參衆二院聯合最後通過了。在正式撥款之前，由復興建設銀公司暫行墊付。人員的計劃，卻很有問題。普遍軍訓，因為許多宗教、教育、及婦女團體的反對，如想通過，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戰爭空氣。局部征調，結果多繫於意大利的選舉，假若共產上台，通過似無問題。

在杜魯門發表演說之前，美國的國防部長及海陸空軍首長，在弗羅里達州基西（Key West）開了一次祕密會議。原因是海陸空三部，對擴展軍備，大有異議。海陸空各說自己重要，爭人爭錢。商討總算有了結果，於是在週前提出具體計劃，要求國會批准增加常備軍額，由現行一百三十八萬四千五百人，增至一百七十三萬四千人。因為現在實有軍額比應有數字還少三十四萬人，所以如果這項建議通過，六十八萬九千自十八歲到廿五歲的青年必須應征入伍。另一項提案，是增加一九四八會計年度軍費預算，由原來的十億零八千萬加到十四億元。按杜魯門年初所提全國預算，總數三十九億元，如果軍費增至十四億，則佔總數三分之一還強。這個和平時期的軍費數額，幾乎不讓希特勒專美於前！這項提議，通過的可能性很大，因為美國人的一貫態度，總是「大爺不在乎錢」。

在戰爭的呼號中，國際局勢，如箭在弦。在成功湖的安全理事會上，智利正式提出調查捷克政變。會議席上，寃家路窄，蘇聯與英國因為字母的相近（U.S.S.R,United Kingdom），葛羅米柯與賈德幹毗坐鄰席。他們兩人，素來很少搭話，在討論捷克問題這一天，倍形淡漠。賈德幹發言了，他激動地說捷克之變是莫斯科派人造成的，遏止共產主義也許不能僅用和平手段。葛羅米柯帶着一副黑太陽鏡，用鉛筆在紙上畫，樣子很不耐煩。接着他也起立發言，指明說英美想在政治經濟上控制捷克。成功湖上的對罵，加劇了地中海上的風雲。

義大利是舉世矚目的焦點。在四月十八日的選舉中，兩千七百萬選民，據估計可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擁護共黨，因為共黨答應農民分土地，工人有工做。英美的態度，異常堅決。首先華盛頓宣佈，要是共黨上台，美援立刻停止；接着美英法三國同意交還國際共管的特里雅斯特港給義國。在美國國內，同時發動了祖籍義大利的美國人的寫信運動，勸他們的親友勿投共黨票。據郵局旬前宣佈，每日發義大利的航信，達十五萬封。連上帝也出來說話了，在復活節日，梵蒂岡的教皇對義大利人播講，說投共產一票就是對上帝犯罪。蘇聯罵美國威逼利誘，美國說她在海外所做的一切，都是「援助」，不是「干涉」。「援助」雖然很起勁，結果卻仍難預卜。聖路易城一個美國人，收到他伯伯從義大利來的覆信，在他的原信上，批了幾個字：「休管閒事」！

在地中海的東岸，是烽火中的「聖地」。巴勒斯坦的分治，出自美國；分治的撤消，出自美國。當美國歡度復活節的時候，聖地的屠殺，因為美國態度轉變而加劇。由

於宗教血統的關係，美國人民沒有不同情猶太人的。但國防部長福爾斯特，是分治計劃的死敵。他認為分治執行要國際出兵，國際出兵免不了讓蘇聯也跨入巴勒斯坦；他又說在地中海打蘇聯要汽油，所以中東的亞拉伯人得罪不得。如果分治，他要掛冠。杜魯門無奈，甘冒大不韙，訓令駐成功湖代表，提出聯合國託管。於是全國譁然，紐約猶太人發爾德（Marshall Field）辦的下午報，幾乎每天有一篇第一版社論，罵杜魯門。但是在戰爭的熱狂下，杜氏似乎也不顧了。

另外一着怪棋，是西班牙問題。軍部的人，在國會大加鼓吹，謂海軍在地中海作戰，必須在西班牙有空軍基地掩護，因此西班牙與「美國安全」有直接關係，激動的衆議員們，立刻通過邀請弗朗哥加入「馬歇爾計劃」。不巧歐州人對弗朗哥仇恨未解，義大利的反共人士，大呼美國這一着棋給他們重大打擊；大英帝國，也立刻表示反對，於是參院立刻撤回該案。軍部的人說：鼓動衆院的人，并沒有得上司完全同意。這樣輕率的舉動，顯出當政的有一批人，對戰爭很夠積極。

其他同類的發展，有月初在比京布魯塞爾簽定的英法比荷盧軍事協定；有在布格達（Bogota）召開的泛美會上反共的呼號；有最近頒布的對蘇聯禁運機器；更有一批人恢復對反共國家租借法案的建議。

反戰的呼號，不是沒有。白髮蕭蕭的科學泰斗愛因斯坦，公開支持華萊士。以寫中國著名的賽珍珠女士，在議會作證，反對普遍軍訓。報章對她的談話，沒有全部發表，却選出一小段，大加渲染。她在這一段裏說：「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正需要和正派女孩子在一起。但在軍中，他們只接觸到另一批女人……防梅毒的用品，給他們用，視為當然（因為美軍人有這一項配給）……」。斷章取義的話，當然引起許多不滿。一個婦女團體的代表，紅了臉起立反駁，說她有三個孩子從過軍，三個都沒有不規矩。其他教育團體，職業團體人，對徵兵多半反對，但在今天的世界上，這批人的聲音，處處都很微弱。

站在另一個極端的，當然是軍部，其次是幾個全國性退伍軍人的組織。在國會的報告中，陸軍部長羅義耳（Royal）說蘇聯有兩百個師，力量浩大；空軍部長薛明登（Symington），較有自信，說用最近空中加油的辦法，空中堡壘可以轟炸蘇聯任何一點；海軍部長蘇立文（Sullivan），最為驚人。他說「不屬於鐵幕以西任何一國」（當然是蘇聯）的潛艇，最近曾三見於美國附近，最厲害的一次，到了舊金山港外七哩。這當然是報紙的好標題。

稍遜一籌的，是輿論界及教會。教會的呼號，簡單而有力，因為「共產黨不信上帝」。報界對蘇聯，可以說絕無好話。以穩健保守著稱的紐約時報，沒有一天沒有一篇社論抨擊蘇聯。黑字大標題的渲染，更不用說。譬如中部有名的聖路易郵政電訊報，對中國的國大開會只在週前裏頁有一段兩欄短訊，而對義大利的「嚴重」發展，五天裏有三次頭條標題。更有影響的廣播，態度尤其積極。最有名的評論家溫歇爾（Walter Winchell，ABC），上週廣播中對史達林來了一刻鐘訓話，簡言之就是：「史達林元帥，你再不知足，咱們要打了」。禮拜六的廣播，各大公司都有軍部主辦的好音樂，在休息的時間，報告員們替招兵站做着引人的廣告。平克勞斯一曲之後，一個男人說：「高中生，從軍好」。女人說：「晉升有望待遇高，有機會，海外跑」，男接：「不愁失業好逍遙」，於是男女合唱「孩子們，快去郵局樓上把名報」。比這更引人的廣告，是無法見諸筆墨了。

在這樣的空氣下，有少數偏狹愛國主義者的老百姓，為了「保衛美國的生活方式」，態度逐漸積極。在聯合國捷克問題的辯論中，葛羅米柯說：「眞正美國人對這事的態度，你去問任何一個紐約旅館的侍者，街上的汽車司機，他們會給你答覆。」三月三十一這天，答覆來了。由退伍軍人聯合會組織的幾十個紐約汽車司機，到成功湖示威，招着標語說：「美國人民來答覆了；我們的答覆是：葛羅米柯說的都是謊話！」

然而，絕大多數的人民，態度是消極的。本來，願誰丟了電氣冰箱，去吃軍糧？誰願拋開轎車去開吉普？有錢的美國人，也許比任何一國的人民都不想打仗。在聽了杜魯門徵兵播講後，一個中國人問他的美國朋友：「你不反對打仗嗎」？「只有魔鬼才要打仗」！他說。「那末眞打起來，你將如何？」「要是政府要調我，我當然只有去，不當兵是多麼恥辱的事。」中國人說：「不過民主政府照說是代表民意的，你們不想打仗，理論上說，戰爭應該不會來臨」。這美國孩子頓了一頓說：「那很難說，不過我對政治是素來不大有興趣的」。於是他把收音機撥到球賽，聽着球員的進退而歡呼。這是美國人的典型態度。

正因人民的態度，還很消極，恐懼與不安，還不夠程度。所以最積極的人士，也不相信「冷戰」立刻可以熱打。華盛頓最近的措施，觀察家們都認為是想嚇嚇史達林，告訴他捷克是他的最大限度，如果他還要「擴張」，美國就要訴諸武力了。對這一點，即使當政的人們，也不少公開承認。許多國會議員，就主張不必眞正征兵，但要開始報名，因為反正表示出美國必戰的決心，也許可以告訴莫斯科「請君止步」了。共和黨人，在反蘇一方面，基本上比民主黨政府更積極，但對杜魯門的呼號，并不熱烈。全國委員會主席里斯（Reece）發表文告說：「二十世紀以來我們有兩個民主黨總統（按指威爾遜，羅斯福），把我們拖入兩次大戰。現在第三個又在努力拖我們到第三次。聰明的汽車主人，一定會換換這個不稱職的司機」。共和黨知道人民不想打，所以針對這一點打擊杜魯門。他們更說杜氏製造戰爭空氣，想說老百姓相信「河中莫換馬」，在緊張的關頭，更動不得政府負責人。共和黨這種策略，加上巴勒斯坦問題，給了杜魯門一個極大的打擊。

在「嚇」的策略下，嚇人的人似乎倒吃了一驚。這一驚吃在柏林。這破碎的德京，是由四強分管，但四週都是蘇聯佔領區。在舉世注意史達林是否止步的時候，蘇軍統帥宣佈開始檢查英美過境赴柏林的火車汽車，目的據說是想堵塞英美補給線，迫他們撤出柏林。美國人的態度很強硬，統帥克萊將軍（Clay），立刻調動大隊飛機，空運補給。英國苦在窮弱，沒有美國的派頭，火車汽車都聽任蘇聯憲警檢查了。這件事情，現在正在談判解決中，雙方都不太極端，所以結果并不如預想的嚴重，但蘇聯這一着棋，已經表示出「嚇倒史達林」是如意算盤了。

在美國的戰爭呼號，日益塵上時，「鐵幕」之後的蘇聯人民，究竟作何反應呢？「月亮下落了」的名作者史丹培克（John Steinbeck）去年到蘇聯作了一次訪問，歸來寫了一本純粹紀事體的「旅蘇紀行」。他沒有對蘇聯人民的態度，下任何結論，但却加重地敘述鄉下的夜總會中，因為青年男子多已戰死，女孩子們，擁抱着狂舞達旦。史氏隨帶攝影記者，還攝有大幅照片。他沒有宣揚蘇聯人對美的友誼，但却敘述了窮鄉僻壤的農場中，人民處處贈他「伏特加」，在工場農場上，他天天吃得不受用。「在個人與個人間，至少，我找不出什麼仇恨……也許有許多集中營，也許有許多祕密的作戰準備，但是我只能說我沒有看見」，史氏這樣說。

不過，美國的理論是：「我們不仇視蘇聯人民，我們反對克林姆的獨裁者。」據週前紐約時報駐蘇記者的通訊，蘇聯人們也說：「我們不仇恨美國老百姓，我們反對華爾街的財閥統治者」。人民之間沒有仇恨，而戰爭已在來臨。然則不是克林姆宮，便是華爾街，要負這人類浩劫的責任。功罪何屬，歷史的鐵筆，一定批判得比今天的分析更確定，更顯明！

（四月六日寄）

孩子、奶頭、工作

——寫在兒童節後母親節前——

全慰天

近年無論國內外報章雜誌上不少討論家庭問題、婦女問題、或兒童問題的文章。其對於這類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意見非常分歧，本文不擬論列。不過從這些討論中可見出這類問題的重要性。筆者以爲家庭問題、婦女問題與兒童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或者說一個問題的三方面。這問題的來源就是孩子、奶頭、工作三者配合上的失調。

以往社會裏普遍存在着家庭，婦女一面在家裏撫養孩子，一面從事生產工作。這時孩子、奶頭、工作三者緊密的連繫在一起，沒有家庭問題，也沒有婦女問題或兒童問題。自從歐洲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蒸汽機被用爲主要生產動力後，這類問題才開始露出端倪，而且逐漸顯得嚴重。原因就在婦女的奶頭時刻要留在孩子的身邊，而婦女的雙手又不能不依附着蒸汽機去從事生產工作。奶頭和雙手同生長在一個生物個體上，絕對割不開，割開了不死也會成爲殘廢。這情形下，婦女是拿奶頭遷就孩子呢？還是拿雙手去遷就蒸汽機？二者不可得兼，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

報章雜誌上討論這類問題的人，一般以爲解除上述婦女的難題不出兩個途徑：一是犧牲工作，乖乖的在家裏撫養孩子；一是犧牲孩子，狠心的到工廠工作。筆者却認爲這兩個方向都走不通。孩子與工作缺一都是死路。

人是要死的。「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秦始皇的長生不老藥也不能使他跳出這自然法則的掌心一步。仙丹吃得不好還可能早死。社會上每天有人死去，留下的職務與工作如果沒有人繼替，整個分工合作的生活體系便會陷於停頓。梅蘭芳沒有拉胡琴的便唱不成霸王別姬，丈夫沒有太太在家燒飯，下班回家便得餓肚子。人口過多固然會造成貧窮與罪惡，太少也會使全部分工合作的社會生活失去完整性。漁獵時代的人口數量，或者很難維持一個現代文明的生活水準。卡爾山德與湯姆遜等人口學者所倡導的人口適中論，不妨從這一觀點加以領會。所以人羣爲了自己生活的滿足，總得生育孩子，雖然生多或生少的問題大有商量之處，但總不能不生。退一步說，假如大家都不生孩子，則三十至五十年而後，誰來供奉老年人的衣食呢？死後的事姑且不論。

生孩子的問題還少，而育孩子的問題太多。人類的孩子不像小雞，也不像小狗，生下來就能走能跳，自尋食物，慢慢成長。一團血肉似的孩子，如果沒有長時期的撫養與教育，即使不凍餓以死，也不可能長成有知有識，能夠參與現有社會生活的個人。由於現代文化的複雜性，孩子成年的時間而且必需拉得很遲。這撫育孩子的責任，自然的落在孩子的母親肩上。因爲奶頭生在孩子的母體上，旁人無論如何都替代不了。家庭就是奶頭與孩子的不可分割的生物關係上的產物。費孝通教授名家庭制度爲生育制度，即充分表明了這種事實。假如沒有孩子和奶頭的必然連繫，家庭原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性的滿足不必限於家庭裏。

由上述可見孩子缺少不得，撫育孩子的家庭也缺少不得。近代有人主張以托兒所代替家庭的撫育功能，但實行的結果，成效並不太好。孩子留在托兒所，以牛奶代替母親的奶頭，固不失爲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之一，但由於牛奶不易爲孩子所消化，這辦法總是不算美好的。我們絕對不能視此爲解決了人類社會最主要的育兒問題。俄國近年就大喊「牛奶是牛吃的，人奶才是人吃的」的口號。所以婦女最理想的路子是拿奶頭遷就孩子；否則孩子將要一代不如一代。不以孩子爲重的文化縱使是一朵鮮豔的花兒，這花兒也不能保持長久。

但假如婦女留在家裏撫養孩子，孩子的問題是沒有了，可是另外的工作問題却又隨之而來。

在蒸汽機沒有被使用於生產以前，如一架簡單的紡紗車或織布機，可以就便設置在家裏，婦女一面撫育孩子，一面從事生產工作。家庭這時是生育制度與經濟制度同時存在的場合。可是蒸汽機不能像紡紗車之類，隨便搬到家庭裏來。蒸汽機的動力要用皮帶傳到各生產機器的輪子上，才能發動機器從事生產工作。每多經一條皮帶和一個輪子，由於摩擦的對消作用，這動力便被減弱很多，最後一直可以被減消到等於零。而每一架蒸汽機所耗費的煤很多，每個家庭能否設置一架蒸汽機自是另一問題，但至少一架蒸汽機的動力僅供一個主婦從事生產工作之用，無論如何都是不合算的，浪費多，生產少。所以利用蒸汽機的生產工作，常儘可能集中到少數工廠中。在這情形下，除非一般主婦不利用蒸汽機從事工作，否則只有走向工廠。要烘火，就得把椅子移向火爐。

創造財富的工作多少是辛苦的，假如每一個人躺在安樂椅上不爲衣食發愁，我想很少人願意再辛苦從事工作，甚至於忙得汗流浹背。萬一迫不得已而工作，至少能省力而又有很大效果的生產工具或機器，總期能盡量使用。鋤耕文化(hoe Culture)必然爲犂耕文化(Plow culture)所替代，獸力必然盡量用來替代人力耕種，碾米或運輸，原因在此。由於蒸汽機的使用，生產工作比較省力，而生產效率又反而增高。蒸汽機是近代文明中的花果，好不容易才發明了它，豈有棄而不用的道理？一般主婦們走向工廠，並不是偶然的。

並且，由於工廠的大量生產，原來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發生了動搖，以至於被消滅。主婦們自己作一雙鞋子或一件衣服，遠不如買工廠中同樣一件物品來得經濟，自然寧願買，不願自己做。甚至連吃飯也不如包在飯館中，到時吃飯，到時付錢，省事而又便利，何必自找麻煩？結果自然是家庭手工業走向末路，家庭經濟狀況陷於貧困。近代都市繁榮與農村偏枯的不調和現象，也隨之而來。在這情形下，一般失去了工作的家庭主婦，即使工廠不向她們招手，她們也不得不走向工廠，拿雙手附着在資本家所有的機器上，企圖換得勉強維持生活的微薄工資。梁山是逼上的。

退一步說，假如每個男子的工資足夠維持一家四口的最低生活，可以把女子留在家裏撫養孩子，但就全社會說：使占全人口半數的女子離開生產工作，在現在生產力尚不十分發達的情況下，總是社會財富的一大損失。而且男子的負担加重了一倍，女子的工作能力又廢而不用，也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事縱使做得通，也不宜做。

總之，婦女既需要一面將奶頭遷就孩子，同時又不得

不將雙手還就蒸汽機。所謂現代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的最後合理解決，既不可能是叫婦女犧牲工作，乖乖的在家裏撫養孩子，也不可能是叫婦女犧牲孩子，狠心的到工廠工作。單從任何一方面着眼解決這問題，都是不可行的，也不會有好的結果。理由已如前述。

筆者以爲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原則很簡單，就是依然把工作從工廠裏拿回到每一個主婦的家裏，使孩子、奶頭、工作三者的距離小到不出家庭藩籬之外。這原則的實行有待於電力的普遍運用。換言之，由今日電力的使用上，已可見出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的總解決的端倪。自然內燃機在此與電力有同樣功能。

電力是通過蒸汽機而產生的。用電作爲動力從事生產工作，在直接利用蒸汽機的動力，其效果是一樣的。不過，蒸汽機的動力決定了生產工作的集中性，而電力則只要兩條細小的電線和幾座變壓器，就可被導引至無遠弗屆的鄉間民家去。無論你住在山谷或海邊，它都能跑到家裏來，幫同從事生產工作。它不需要把奶頭從孩子口裏拉出來，逼着孩子的母親離開家庭去工作，而是把近代機器生產的便利，分別送上一般母親的雙手。蒸汽機所給予家庭的危機，破壞了孩子、奶頭、工作三者的緊密連繫，不但可由電力的使用把它挽回，且能使原有的家庭生活向前邁進一步。蒸汽機是人類文明的花朵，由於電力的使用，這花朵又被採摘而陳設在每個家庭裏，自然使家庭生活更舒適，更豐美。

電力不但把主婦的工作拿回家庭，使孩子、奶頭、工作不失去密切的連繫，而且使人性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工廠的大量出品很少變異性，未見能適合每個人的個性。假如家庭中自己消費的物品，由自己利用電力來生產，要什麼樣就是什麼樣，至少更能滿足自己主觀上的需要。百貨公司的時裝總不如主婦自己的合身，主婦燒的菜飯，無論濃淡軟硬，也都自覺比飯館裏的要可口得多。這類經驗我想是很多人都有的。人性不同，各如其面，工廠出品對於人性這方面的忽視，剛好由電力在家庭生產事業中的使用而加以補償。小規模的家庭生產工作，多少富於彈性，也不會像工廠機器一般吃人。

母親丟開自己的孩子不管，整天上工廠或辦公室陪伴別人的丈夫去工作，多少也是不自然的。電力既把工作帶到家庭中來，這不自然的路子便不必再走了。此外教育和娛樂兩種生活，也可通過家庭電影和收音機而求得部份的滿足。夫婦子女於工作之餘，同在收音機旁聽聽音樂，談談笑話，這種天倫之樂是富於誘惑性的。由此可見家庭的生育、經濟、教育、娛樂諸般功能，都可因電力的使用，或多或少恢復它在蒸汽機未發明以前的地位。這情形下將不會有現在的所謂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至少這類問題不如今日嚴重。

原子時代第三年

戴文賽

前年九月初，作者曾經替本刊寫了一篇『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刊第一卷第四期），到現在已經一年半多了。在這一年半裏頭，原子學的研究又有了很大的進展，只可惜各國都把和原子能有關的研究結果當作一種祕密，都不許隨便發表，所以很難得知道各地在這方面的研究的詳細情形。聯合國的原子能管制計劃談了好些時候，爲了各強國間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到現在還沒談出甚麼結果。假使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試驗成功那一天當做原子時代的開始，那麼現在是原子時代第三年（3A.A.）了，而且這第三年已經過去大部分了。作者現在根據所能獲得的材料寫出這篇文章，介紹這兩三年來原子學的發展情形，來做上述那一文的續編。經過本刊編輯好幾次的催促，作者到這時候才提起筆來寫這篇報告，是因爲這種報告實在很不容易寫。這個問題太大了，而作者工餘的時間有限，所能搜集到的材料也很有限。現在還是大胆地寫了，只希望國內科學界同道加以指正和補充。

兩三年來原子學研究的進展有下面這幾點：

（一）加速器的改良　加速器在原子學上的重要好比望遠鏡在天文學上，顯微鏡在生物學生理學醫學上的重要。物理學家利用它來增加衝擊原子核的小質點的速度，也就是增加小質點的能量，所以這種儀器有時候也譯爲「益能器」。沒有這種儀器，原子彈是造不出來的。原子學進步到那一種程度，就看這種儀器改良到那一種程度。一九二九年英國劍橋大學考克考夫（Cockcroft）和華爾頓（Walton）造出一個「電位加倍器」（Voltage D:ubler），得到了七十萬「電子弗」的高電位，使質子的速度增加，用來衝擊鋰原子，生出阿爾法質點。不久以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婁倫斯（E. O. Lawrence）和他的同事們也造出一種直線型加速器，使水銀游子得到一百二十六萬電子弗的能量。不久，他們又發明那有名的「迴旋加速器」（Cyclotron），產生了能量達到一千二百萬電子弗的游子。後來歐美各地和日本都仿效製造迴旋加速器，越造越大，建造費用也越來越大。婁倫斯所造的第一個迴旋加速器只用幾十噸的磁鐵，一九四一年所造的用了四千五百噸的磁鐵，費了好幾千萬美元，可是得到了一萬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一九四六年加州大學又造了一個改良過的迴旋加速器，名叫「同步迴旋加速器」（Syncho-cyclotron），可以產生兩萬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

上述的加速器只能使游子（失掉幾個或全部核外電子的原子）加速，不適合於使電子加速。一九三五年德國物理學家Max Steenbeck發明「感應加速器」（Betatron），利用磁電感應的現象使電子加速。美國科學家倣效製造更大更好的，產生出一萬萬電子弗的電子。一九四五年蘇聯 Vekster 和美國麥克米蘭（E. M. Mc Millan）不約而同地發明了一種「同步加速器」（Synchrotron），可以說是改良過的「感應加速器」。去年美國加州大學造出一個可以產生三萬萬電子弗的高能電子的同步加速器。同年又有人設計一種"Bevatron"希望使電子達到十萬萬電子弗的能量。

去年在加州大學還有一位科學家 Alvarez 造成一個新型的直線加速器，利用雷達的發波器來供給高週率的電位。四十呎長的加速管產生四千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假使願意花錢花工夫製造二十五個管，把它們連接起來（總長一千呎），就可以得到十萬萬電子弗的高能游子。

（二）新化學元素的發現　一九三四年費密（Fermi）第一次用中子去衝擊鈾原子核，從所觀測到的現象就說有

序數比鈾還要大的化學元素存在。一九三八年德國哈恩（Hahn），麥特納(Meitner)，士特拉斯曼(Strassmann）對這一點繼續研究。一九四〇年五月加州大學麥克米蘭和阿貝遜（Abelson）正式發現第一個「超鈾元素」，錼（Neptunium），序數九十三，(符號Np.）Neptune就是「海王星」。爲甚麼叫這個名字呢？因爲第九十元素名叫釷（thorium），Thor的意思就是Jupiter,木星。第九十二元素鈾（Uranium）的名字從 Uranus（天王星）來的。所以第九十三元素很自然地就被叫做「海王元素」（意譯）或「錼」（音譯）。錼有兩種同位素，一種質數等於二三九，還有一種等於二三七 。前者的「半化期」（Half life）等於二•三日，後者等於二百二十五萬年。

第九十四元素鈽(Plutonium 或冥王元素符號 Pu）是一九四一年初也在加州大學被發現的，半化期等於五十年。這是製造原子彈的材料。不過天然的鈽非常少，瀝青礦只含一百萬萬分之一的鈽。所以普通要得到鈽，必須用人工方法從鈾變出來。一九四四年美國科學家西堡(G. T. Seaborg），傑姆斯（R. A. James）和同事們在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裏頭先後又發現第九十六和第九十五元素。太陽系在冥王星之外還沒有發現別的行星，所以這兩個元素只好給它們別種名字。爲要紀念鐳的發現者居理夫婦，第九十六元素便名叫鋦（Curium，符號 Cm）；第九十五元素則名叫鎇（Americium，符號 Am），來紀念發現的地方，美洲。用阿爾法質點衝擊鈽二三九的原子核，就生出鋦核和一個中子；用阿爾法質點權擊鈾二三八的核，先得到鎇二四一和一個中子，鈽二四一遂即分爲鎇二四一和一個負電子。鈽二四一的半化期是五百年。鋦有兩種同位素，鋦二四二的半化期是五個月，鋦二四〇只有一個月。

超鈾元素都是放射性非常強的物質，只有鈽在瀝青礦裏發現過一些些，其他到現在爲止都是用人工方法製造出來的。

化學週期表以前還有兩個空位，一個是八十五，一個是八十七。現在都被發現出來了。第八十五元素命名 Astatine（At），第八十七命名 Francium （Fr）。後者的一種同位素可能變成前者。第四十三元素以前認爲已經發現過了，而且名叫鎷 （Masurium），不過一直有人懷疑那個發現是否眞確。現在從「原子墩堆」（Atomic pile）所得到的序數等於四十三的元素，給它一個新名字叫 Technicium（Tc）。第六十一元素鉯（Illinium）也在墩堆裏發現到，現在正在研究所發現的是不是和二十年前化學家所發現的相同。鉯是稀有土族的一種元素。

（三）基子間的關係　基子（Fundamental particles 或 Elementary particles）是組成原子的各種小質點的統稱。「負電子」，「正質子」（Proton），「中子」（Neutron）和 「正電子」這些基子的存在已經是無可懷疑的了。「正質子」就是氫原子核，普通講到質子都是指它。從宇宙線的研究，物理學家又發現了「介子」（Meson, 以前叫 Mesotron）；它的電荷和電子相同，有正的也有負的，可是質量差不多等於電子的二百倍。它是不穩定的，平均壽命只有一秒的一百萬分之一；蛻變之後大概生出一個電子和些質量等於電子的五十倍到六十倍的中性質點。有人認爲正介子和負介子之外還得加上一種「中性介子」（Neutretto），壽命也許只有一秒的一萬萬萬萬分之一。理論物理學家又認爲介子是使中子和質子結成原子核的媒介，好比「光子」（Photon 電磁波的能量單位）是使原子核和電子結合成原子的媒介。此外理論物理學家又認爲可能還有「微中子」（Neutrino）和「反微中子」（Anti-neutrino）存在，不過還沒有人做出極精密的實驗來證實它們。

一九四六年初蘇聯物理學家卡比查（Kapitza）在研究宇宙線的時候發現有「負質子」（Negative proton）存在的跡象，不過到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證明。

去年有人證明在某種情形之下質子可以變成中子，中子也可以變成質子。這是很重要的發現。詳情還沒有讀到報告。

（四）宇宙線的研究　宇宙線是一種從太陽系以外射進來的能量極高的射線。能量最少也有一萬萬電子弗，有時候高到一萬萬萬萬電子弗以上。天然放射性物質所發出來的加瑪射線最高也只有二百六十萬電子弗的能量；鈾核分裂的時候所發出來的能量是兩萬萬電子弗。燃燒磷的時候只得到差不多四個電子弗的能量。宇宙線的來源還不曉得，有人認爲可能是從「超新星」（Supernova）或某種星雲射出來的。宇宙線到底是波長極短周率極大的電磁波呢，或是一種粒子輻射，這是二十幾年來物理學家努力求解答的一個問題。研究的人常把照相機，游離室，雲室，計數管這一類的儀器帶到高山上或地下火車站，或礦穴裏頭，或海底下去測量宇宙線被空氣和水和地殼吸收的情形。有時候科學家乘飛機或氣球把儀器帶到高空上面去觀測；或者把儀器擱在無人駕駛的氣球內，或 V-2火箭裏，自動紀錄。掉下來之後，再檢起來研究所得到的資料。綜合各方的觀測結果，目前物理學家都認爲宇宙線不是電磁波，在進入大氣之前可能是一羣速度很高的質子（一小部分可能是中子），每平方糎每分鐘差不多有三十個質子射進來，每個的平均能量差不多等於六十萬萬電子弗。它們和大氣裏的原子核碰撞，才生出介子。

報上常提到宇宙線將在下一次大戰裏被當做武器，又說它的毀滅能力比原子彈還要大，又說蘇聯對宇宙線的研究非常積極。詳細情形都不得而知。有些報告說宇宙線被用來使原子核分裂。所謂宇宙線是指地球以外來的輻射，或指在地上用人工方法造出來的，這也無從得知。加速器一天一天改良，到了能夠產生能量大於十萬萬電子弗的游子，來衝擊原子核，那麼叫那些高能游子做宇宙線也無不可。有一個報告這樣說：大氣上層有一個游離層，那一層裏頭的帶電的質點把外來的宇宙線吸收了。利用天然的宇宙線做武器就是想方法使敵國上空的游離層的帶電質點中和，這樣便開了一個大窗使宇宙線射到敵國的地面上，把那一區域的一切都毀滅。這種可怕的研究已經進步到甚麼程度，我們也無從得知。

（五）鈾鈈以外的原子核能否分裂　三年前美國製造原子彈只使用鈾和鈈做爆炸的材料。所以國際管制原子能的計劃裏只提到開採鈾礦和鈈礦的管制。鈾和鈈以外還有那幾種化學元素的原子核也可能分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原因是很顯然的。據最近的消息，美國科學家已經利用最大的加速器所產生的高能小子彈把鉍 Bismuth 序數八十三），鉛（八十二），鉈（Thallium，八十一），鉑(Platiaum，七十八，就是白金），和鉭（Pantalum，七十三）的原子核都分裂了。詳細報告還沒有發表，很可能會被當做軍事祕密而暫時不發表。

報上常說美國已經造成一種爆炸力比落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大一千倍的新型原子彈。有人說這種新炸彈可能是利用質子合成氦核的原子核變換。氫合成氦正是太陽能力的來源。假使這種炸彈眞地已經造成功，那就可以命名爲「日光彈」或「太陽彈」。

鈾核分裂之後所產生的元素已經找出三十四種，鋇、鎭、鈷和鉬佔差不多一半的重量。利用新造的同步迴旋加速器，原子核於被猛裂撞擊之後分出了二十二（可能到三十）小塊來。有人還設計了一種精巧的儀器使原子核變成一架無線電播音機，送出信息使人認出它是甚麼元素。

（六）原子能用爲動力　科學上的新發現和新發明必須用來造福人類，而不可以用來做互相殘殺的工具，這是作者熱誠的希望，也一定是讀者們的希望。原子能應當用

來做動力的主要來源，而不應當用來做炸彈。前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書，名叫 One World or None（一個世界或者沒有世界），由十幾位有名的科學家每人寫一章。書名的意思就是人類既已進入了原子時代，當前只有兩條路給我們選擇：要走到「全世一家」呢，還是要走到「全世毀滅」？

目前地球上能力的主要來源是煤炭和煤油。這些東西不是用不完的。據專家的估計，全世界的煤礦藏量還有差不多八萬萬萬噸。依目前的消耗量，每年三十萬萬噸，兩千七百年內就全用完了。煤油更少，不久以前報上登載：美國的煤油也許再一二十年就用完了。全世界的煤油大概也只夠用一百年。將來只好用酒精代替，或者從煤鍊出煤油來。替後代想，我們這時候就得尋找新的能力來源了。

原子能就是最有希望的能力新來源。一公分的上等烟煤燃燒起來只能發出八千卡（Calorie）的熱量；一公分的鈾分裂的時候可以生出二百九十萬萬卡的熱量，比煤大三百六十萬倍。現在美國有許多地方正在試驗利用原子能來發電。最主要的有三個地方：一個是芝加哥大學所主持的國立阿爾崗（Argonne）實驗室，一個是蒙山都公司主持的克靈頓（Clinton）實驗室，還有一個是通用電氣公司主持的諾爾（Kroll）實驗室。它們都在試驗高溫鈾堆或鈽堆產生熱量的情形。原子能發電廠規模越大越上算。據估計，七萬五千仟瓦的原子能發電廠的設備費是美金兩千五百萬元，同樣大的火力發電廠的設備費雖然只需要一千萬美元，可是還得加上煤的價錢。五十萬仟瓦的原子能發電廠只需要六千八百萬美元做設備費。假使煤價每噸六塊美元，用原子能發電的成本便不超過用煤發電的成本。

最近有人試驗一種新型的原子墩堆，利用高速度的中子去撞擊鈽，又完全不用『減速劑』（或『緩和劑』Moderator）。這種堆可以慢慢地產生出能力來。

（七）放射性的研究與應用　天然的放射性元素一共有三個蛻變系：第一是釷系，從釷二三二開始，變到鉛二○八終止，也叫做4n系，因爲系內每一個放射性同位素的質量數目（質數）都是四的倍數。第二是鈾系，從鈾二三八到鉛二○六，包括鈾二三四和鐳二二六。這一系的每一份子的質數都是四的倍數加二，所以也叫 4n+2系。第三個叫錒系，從錒二三五經過鏷二三一，錒二二九，到鉛二○七終止，質數都等於四的倍數加三。去年八月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西堡和加拿大國立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在蒙特利阿 Montreal）的A. C. English和T. E. Cranshaw等人同時宣佈一個新蛻變系的存在。這第四系叫鎿系，系內各份子的質數都等於四的倍數加一，4n+1。該系包括鈽二四一，鎇二四一，和鈾二三七這些超鈾元素，和新發現的第八十五元素，astatine.和八十七元素 Francium。最後一個是鉍的同位素（二○九）。這一系的東西都是利用加速器和鈾堆用人工方法製造出來的，以前在自然界裏都還沒有發現過。

原子反應堆可以產生好幾百種人工同位素。到現在一共已經發現了二百七十種穩定的同位素和差不多四百種不穩定的同位素，平均每種元素差不多有七種同位素。一部分的同位素具有放射性。放射性同位素在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和醫學上都很有用處。第一就是用做「示蹤劑」（或「標示物」Tracer），來研究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作用，光化作用，和許多種化學反應的性質。比方說人體內包含差不多四個半公分的鐵質。要知道鐵的新陳代謝，只要吃進一些含放射性的鐵同位素，再用蓋格計數管在體外觀測，就可以看出詳細的情形。

X射線照到生物身上照得太多，會把皮膚灼傷，也可能使生殖細胞內的遺傳因子生出變化，而生出奇形怪狀的後代，或者完全消滅那生物的生殖能力。原子彈爆炸之後，發出了大量的加瑪射線（波長比X線還短能力還強的電磁波）和中子射線和別種射線。這些射線對人類和一切生物都是有害的。最近報上登載『放射性雲霧』的消息，那可以說是「原子毒氣」，一定比普通的毒氣更可怕。

早已經有人利用放射性的磷同位素（質數等於三十二）來醫治白血病，因爲磷最容易留在骨質和骨髓裏頭，在那邊不斷射出比塔（Beta）射線和加瑪射線來減低製造白血球的機能。又有人用放射性的鍶（Strontium）來醫治骨質瘤。有人則利用放射性的碘來治療「中毒性甲狀腺腫」。醫學界的人也很希望能夠找出一種射線或放射性的物質來治療癌（或毒瘤）。研究這個問題的人不少，不過到現在還沒有甚麼結果出來。

從前利用迴旋加速器造出一「毫居理」（Millicurie）的放射性同位素得花費一百萬美元，又需要五個加速器工作一年的時間。現在利用原子反應堆，一毫居理的放射性同位素只需要五十美元的成本。去年澳洲麥爾本（Melbourne）城有一位病人患了急性的「眞正紅色球過多病」（Polycyteemia vera），美國的克靈頓實驗室便由飛機寄了二十毫居理的磷三十二到麥爾本去治療那個病人。磷三十二的半化期是一四・三日，所以非用飛機運不可。

歸納起來講，原子學的進步生出三種結果：第一，使我們對物質，宇宙，生命這些科學上最基本的問題作更進一步的了解，使我們更明瞭自然界的許多現象。第二，使我們得到新的治病方法和新的動力來源。第三，使我們得到新型的武器。希望第一和第二兩方面能不停地發展，第三方面能停止發展，只把原子炸藥用來開山洞開運河和做其他建設性的事工。

一九四八・三・廿一　北平

（上接十五面）

熱東南爲輔翼，阻扼東北共軍入關，兼之屏障華北。

中共方面對東北是志在必得，他們認爲東北是他們的大後方、生命線，曾揚言一九四八年年底結束東北戰事。能結束與否目前很難下斷語，不過今年開春以後華北共軍的大活躍，好似在準備迎接東北共軍進關。此次察綏風暴掀起，有人認爲共軍最後目的企圖打開內蒙國際走廊。要說是打通內蒙國際走廊，還不如說希望和東北多接上點氣恰當。

很顯然的，華北共軍一向活動於偏南地域，今年却向北移了。固然過去是專對河北，現在是對華北，而其北移也並不一定往東北湊合，可能是準備策應東北。東北共軍一動，在華北也跟着動，更可能是對華北的兩大幹線（平綏與北寧）埋伏下未來的打算。目前共軍聶榮臻部主力離北寧線雖不近，但跨着長城站着的李運昌部離北寧線並不遠。

現在東北還很安謐，攻長春之說雖未曾而或者就要應點，因爲風寒的塞外已經化凍了，化凍之後任何一方面行動都會感不便的。同時五月也快來臨，五月不就是流血之月嗎？華北共軍的行動，自三月十二日起斷斷續續綿延下來二十天，估計上也到了間歇的時期，也應該休息一時等待着五月。

面臨前來的凶月，遙矚華北前途，恐終亂多定少。憑傅將軍的才智，也須容他一個教訓生聚的時期，且須要消滅共軍的一部有生力量，才能造成華北的小康之局。

本刊新裝電話

本刊新裝電話，號碼爲(02)62432，謹請本市各界利用爲荷。

「雙活」和聯着的兩張「弓」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春進的北國，正在戰雲的陰影籠罩之下，烽烟眩迷了人們的眼，砲聲震撼着人們的心。在一方「戡亂」一方「革命」的大環境裏，人們的命運只好交給上帝憑它擺佈！

華北是全奕局中的一部。這一片棋裏，黑白棋兩方的佈局、實力，已經形成旗鼓相當之勢。雙方都具有一支「活眼」，雖然黑白棋那一方面都需要再做出一個「活眼」，才能把自己造成不死之身。可是誰也造不成。既造不出兩只「眼」，又殺不死對手方，於是形成暫時的「雙活」局面。

暫時的「雙活」，並不能維持到永久，要看戰進的另一片棋的成敗。譬如政府在東北那一片棋上出了事，則華北的「雙活」之局就要改觀了；相反地，中共在華中那一片棋被吃掉，這個「雙活」之局也會走入另一形勢。

我們現在由「雙活」而研究其所以「雙活」：

在軍事上，部隊的「量」與「質」是決勝員最基本的條件。孫做譽將軍到南京去以前，有一次說到：「以寡勝衆的說法，在現代戰場上已經不實用了。」以行伍起家身經百戰的孫將軍尙有如此感覺，那麼「量」的問題確是一個大問題。

去年度華北共軍於滄縣、西南台、石家莊三役之後，聶榮臻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四個縱隊以外，多出了第六、七兩個縱隊。最近傳說第五縱隊也在大清河以南發現了。本年度裏，一月中旬淶水附近打了一個硬仗，事後軍方表示：共軍損失頗重，可是國軍方面折了傅部的兩員大將（魯英麐軍長自戕，李銘鼎師長戰歿）。三月上旬冀東香（河）寶（坻）之役剿總宣稱：解決中共冀東軍區第十四、十五軍分區所屬五個獨立團。事實上俘虜二百十九人，五個團是否全部消滅不得而知。事過一個月之後，共軍醞釀反攻三河香河，迄今還沒完全實現，僅僅一度攻陷通縣三河間的夏墊。據夏墊逃來北平的老百姓說：「國軍的一個保安團被解決，丟了近千支槍，二十挺機槍、一門迫砲，有四五百人叫共軍擄走。」三月下旬察南雁北地區烽火大起，共軍發動五個縱隊來攻。在察南蔚縣、晉北天鎮兩地傅部兩個補訓師出了事；守天鎮的第×補訓師師長黃純烈殉職。到廿六日空軍大編隊出動截擊回撤的冀共第三縱隊於化稍營附近，據說完全打垮了。其後，綏東南共軍五個旅北進圖歸綏，歸綏到豐鎮的鐵道被破壞不通，國軍出動幾百輛卡車於察綏公路上，共軍看看不行，也沒冒險向北深入，於是沒有產生大戰。四月上旬察南之役，共軍第三縱隊第七八九三個旅，再度出現，結果被國軍擊潰了一個團，消滅了另一個營。

從上面一篇簡賬，大概可以看出彼此勢力的消長和棋逢敵手的情勢。「量」的方面雙方差不許多，「質」的方面國軍佔了有飛機及機械化部隊的便宜。

與部隊「量」和「質」有極密切關聯的，是部隊的補充。目前一方佔城一方佔鄉，當然在鄉下拉壯丁方便。不過問題還不止此。

據軍方人士透露：共軍的補充頗爲技巧，採取層層選拔法。如野戰部隊缺額，從軍分區的獨立旅獨立團出兵補充，軍分區的從縣獨立營縣大隊出兵補充，縣的由各村的民兵補充。原則上，村部隊不離村，縣部隊不離縣，軍分區部隊不離軍分區。經過村縣軍分區層層訓練出來的部隊補充到野戰部隊，因之補充來的並非是新拉來的壯丁而是有訓練與作戰經驗的戰士。卽或野戰部隊整個垮了，戰士之源也不感枯竭。

國軍方面呢，除傅部之外，都是經團管區一度訓練以後就送到前線去。雙方城鄉之分野與補充的程序不同，力量上當然要發生差異。

這裏需要補充一筆，傅宜生將軍的部隊在補充上與一般國軍不同，傅部的正規軍多附有一個與原體差不多的影子，前面提到的補訓師就是影子之一。據說他的辦法是在抗戰期間受環境限制琢磨出來的，他的補訓部隊是搜集經過地方訓練與作戰的戰士而組成。補訓部隊有一部補入正規部隊，空的一部馬上由地方給補充上去。傅部的辦法與共產黨的辦法殊途同歸，傅部和共軍的相生相尅或卽以此。

雙方部隊在「質」上的差別，由於補充的問題大致扯平了。

再說到戰略與戰術，傅將軍穩扎穩打，謀定後動。除了本年一月曾發動一部國軍主力出擊保定西南地區打空了而被動地產生淶水戰役是個小小的失策之外，大體說來還能佔住優勢。不過共軍的閃展騰挪避免決戰，頗使他傷腦筋，這一點不是人謀不臧，而是前面所說的部隊「量」的問題，同時也牽涉到地方武力、軍政配合等等問題。這一串問題沒能完全解決以前，華北國軍還要常常走「後手棋」的。

華北棋局上的兩個奕手，分據城鄉各佔一方。一個掌握點和線，一個控制着面。點線的突出與延長，在作戰上很容易暴露弱點，這是國軍之短。

弱點之中又有弱點，那就是「線」所構成的兩張聯着的「弓」。一張弓是平漢、津浦北段加上平津線，從保定到北平彎到天津至津南的小弓形線；另外一張是平漢、平綏線自保定北平到張垣大同的大弓形線。兩張弓的此端到彼端之間「弦」的地帶都操在共軍的手裏。

軍事運用在弓與弦之間產生出來問題。共軍常常佯攻弓形線的一端，等國軍馳援趕到，他又回撲彼一端，國軍再趕回去，共軍就許攻打到弓背去了。共軍於往來的同時，並加上手術，破壞弓形的線，使國軍鐵道軍運不靈。

某將軍曾說：「地形運輸雖有勾股與弦之別，但是國軍擁有千輛卡車，鐵道遭破壞並不妨礙國軍的機動性。」話雖如此，問題還在弦的地帶能否牢實的控制。例如山地、河流、破壞公路等等天然或人爲的限制，都會影響到卡車部隊的應用效能。

在從前，河北的小弓形上不斷出事，幾乎一些大的戰事都在小弓形上發生。傅將軍節鉞東臨故都，他首先留意這些問題。以武力擁護政治建立了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地方政權，並完成大清河北岸的碉堡鎖線，修建大沽到津南的碉堡線做爲軍事防禦，使大股共軍活動只限於大清河以南，最多僅能摸索到「弦」的邊緣，而不能在弦裏任意行動

這樣一來，河北小弓形裏事故減少。共軍轉到冀察晉的大弓形裏去。三月末察南雁北告警，接着綏東南生變，直到本月上旬共軍從冀西突然進攻察南，都是在大弓形裏發生的作用。剿總發言人指出來：「共軍乘隙蹈瑕，遠程奔襲，在華北做大運動戰……。」這次大運動戰正是以冀察晉大弓形區劃做爲中心的。

華北和東北息息相關，使我們每提到華北不由得不涉及到東北。實際上華北與東北原是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遠在去年，報紙上就已出現華北東北聯防字樣，而今年國軍「南攻北守」的全盤策略，也計劃必守遼西的兩港一線三點一面（蔣主席在四月九日赴國大報告時局曾強調此點），再經略

（下接十四頁）

國大·總統·憲法

觀察特約記者

大會的進展

（觀察南京通信）

國民大會於三月廿九日開幕以來，以七日的時間，六次預備會議，復經過立法院的修改國大組織法，始產生一龐大的，由二十五人增加至八十五人的主席團。正式會議復以四日時間，通過議事規程。九日上午大會上，蔣主席出席作施政報告。主席團預定的議事日程，至十三日止，均為時局討論。

時局討論和修憲，是大會開幕以來醞釀最烈的兩大主題。關於修憲問題，有兩種主張，一為廣泛的修改，企圖恢復五五憲草的精神。一為狹義的修改，限於提高國民大會職權，設立駐會委員會之類主張。官方及民青兩黨均不同意前項廣泛修改。至於狹義的修改，大會若激烈堅持，可能有小的變動。時局討論問題，最初發動的是上海方面代表。因為有潘公展，徐恩曾等領導主張，有人懷疑這是CC發動打擊政學系的運動。後來又有北方各省市代表聯署提案，建議檢討時局．追究軍事責任，改善華北經濟狀況。這個運動可以這樣解釋：上海方面代表，都是工商實業界的領導人，今天腐敗無能的政治和危機日益深刻的經濟，使他們切身利益感到威脅。北方代表，也都是實業界份子和代表地主的紳士，北方局勢的沈重，使他們有幻滅之感。不久之前的華北和東北請願團，呼籲的結果並不能滿足願望。現在許惠東等身為代表，自然想在會場上，繼續前此未完成的工作。兩方面力量無形中匯合，促成了大會的檢討時局。這不是任何人所能發動。但如果有人能在會場上作有計劃的控制，也可能把一部份不滿情緒轉移來攻擊政敵。

大會還有一個迄未解決的簽署國代的糾紛問題。大會開幕前二日，蔣主席為解決選舉糾紛，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正式宣佈一原則，即國民黨內以得票多者當選，對友黨必須遵守協議而退讓。所有應讓兩黨的簽署當選人均被拒絕發給當選證。二十八日晚，應退讓的簽署當選人混進大會堂二樓開會後，即留十人絕食以表示抗議。此十人隨被移至第五招待所。其中又有二人獲得代表資格退出絕食團體。其餘八人，繼續絕食。大會無黨派代表胡適、于斌、莫德惠等奔走調停。最初建議簽署當選人列席大會，惟被拒絕。最近又建議以婦女職業團體代表缺額給與簽署當選人，能否實行，尚在商討中。會場內簽署當選代表聯署千餘人，自八日起發動攻勢，要求增加名額，解決此一糾紛。

民青兩黨雖獲得勝利，但所得名額，仍不足保證當選額數。民社黨應得二六〇名，已當選及獲讓者一三〇名，青年黨情形相同。經三黨於開幕前一日之下午臨時會商決定，居然以東北及綏靖區四十七名缺額彌補民社黨，另以若干名彌補青年黨。前者共得二〇二席，後者約二三〇席，三黨協議任務乃告完成。

總統選舉的決定

日來大會正在爭論時局討論究竟在選舉總統之前？還是之後，如果放在選舉後，也就失去意義。以大會的情緒來判斷，先討論時局再進行選舉的主張佔多數。

總統副總統人選及提名方式，原決定由臨中全會於開幕前一日開會決定。彼時因黨政要員以全副精神應付大會及選舉糾紛，且有若干中執委尚未到達，會議乃延至四月四日舉行。副總統五競選人孫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潛及莫德惠五人，除莫氏與黨無關外，其餘四人在會前積極活動。孫科主張由政黨提名，陳立夫等加以支持。因為由黨提名，大總統候選人必然是蔣主席，副總統候選人，以黨內地位，實力聲望與才能而論，任何人均難佔孫科之先。因此，于李程三人在會前聯合一致，要求自由競選，三日深夜，三人連袂晉謁蔣主席，一再請求。四日會議上，蔣主席宣佈因時間不及，暫准本屆副總統自由競選。一般看法，認為孫氏如能公開表明放棄立法院長的意圖，即在自由競選中，聲勢亦並不弱。

蔣主席於首次臨中全會表示：「余不欲担任大總統之職。……余可在新政府內担任軍職……」並對來日之大總統列舉五項條件。（此一說明，頗出於一般看法之外，並使國際輿論發生迷惑，紛紛對胡適加以揣測。）當時主席態度極堅決，並非謙遜表示。在場全體中委起立要求接受總統之候選。隨即展開辯論，黃宇人何浩若等主張遵照蔣主席意思。其他多數中執會則堅持蔣主席須競選總統。最後決定交中常會研究再交全會討論。

蔣主席這一表示，事先曾召集高級負責人詳加研究，認為（一）大總統僅為元首，並無實權。（二）行憲以後，戡亂軍事仍高於一切，必須由蔣主席主持實際軍務。（三）行憲後政院受制於立院，國民黨內任何人出長政院，國民黨立委不能統一，政院亦必朝夕更迭，形成政局的不安。蔣主席如出長政院，佔極大多數的國民黨立委決不能對其總裁投不信任票。如此，蔣主席將以政府內多數黨領袖身份，總攬軍政大權，而以得力人員為佐，充任政院副院長，這樣，對於戡亂將更為有利。此事「觀察」四卷四期早已有所透露。可是五日中常會研究的結果，決定仍請蔣主席出任大總統。因為蔣主席今日已為國內及國際上信賴的中心，不能由他人來代替。至於前述三點實際問題。就憲法規定而言，總統既有提名行政、司法、考試三院長之權，即可指導政務。對於軍事上，憲法第卅六條：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統率二字，可以解釋為一般國家元首之遙領名義，亦可以解釋為實際指揮。至於如何統率，憲法並無規定。其餘如安定政局等，都可以用其他方式解決。六日臨中全會上，乃根據中常會決定的結果，提請蔣主席出任總統候選人。

憲法的活用

臨中全會既決人選以後，剩餘的問題，是如何解釋憲法？充實總統權力，為研究安定政局的方法。自五日以來，法學權威王寵惠博士數度奉蔣主席召見。十日報上已透露王氏奉命根據憲法，研究一新政府機構運用之配合草案。一句話，是在根據需要制訂解釋。

這個草案的重心將在軍事方面。憲法僅空泛的規定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而對於總統在軍事上名義，並無規定。總統能不能用陸海空軍大元帥名義，成立統帥部呢？既無明白規定不可，當然也就可以設立。再就基本國策章國防節首條的條文：「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這裏所謂以法律定之，可以保存現政府的國防制度，也可以由新政府另定國防制度。新政府可以根據這一權力，設立統帥部為國防最高機構。這樣大總統就可以實際掌握軍權。

關於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問題是行政和立法院的關係。照憲法來看，中國立法院的特點為國家無上院控制力。而總統或行政長官又無解散立法院權力。這樣，立法院多數派可以用不斷倒閣的方式，控制政局。新政府成立後，不管立法院長是誰？陳立夫氏將為院內多數派領袖，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下接十九頁）

北平四「罷」合流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距離去年反飢餓反內戰「五·二〇」學生運動還不到一年，四月五日華北七大學北大、清華、燕京、師院、南開、北洋、中法又發出了反迫害反飢餓的罷課宣言。事實上是自四月三日起已罷了三天了，爲響應北大清華北平研究院的講師助教職員工警二千餘人的三罷——罷教、罷研、罷工、——四五校又續罷。而且血案層出無窮，繼北大盧一鵬、張再伯、姜宥笙被打之後，南開一女生又被打了。五日警備司令部又致函北大，說北大自治會捏造鄧特曾經刑訊，要求查出首要份子，嚴予處分。并稱「查本部對於獲案人犯，從無刑訊情事……該自治會對於本部依法執行之公務一再公然侮辱，實係觸犯刑章……」

這再加上中央下令北平行轅解散華北與北平學聯的消息，人們嗅得出政府與學府間的空氣是多麼惡劣，不祇是對壘，簡直是有了火藥味兒了。

雖然這正是春天，北方春遲，一週來剛剛乍暖，桃花梅花梨樹丁香盛開，頤和園樂壽堂前的白木蘭開得如錦似綉，一日之間可以引一萬多人去觀賞，他們大多是坐了近二十萬元一加侖的汽油跋涉三十里去遊春的。聯勤總部員工三千餘人遊園，向汽車公司租用的汽車就有五十輛，自備借用的不計。人多得不是遊春而是湧春，這與兩萬多一斤玉米麵逼死多少好漢的現實相比，又似乎是兩個世界了。

話說學聯

一九四六年皮爾遜強姦沈崇而引起的抗暴運動之後，平津各校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便是華北學聯的雛型。「五·二〇」爲了內戰烽火愈燒愈熾，人民疾苦日深，平津同學有反內戰反飢餓大遊行，北大二同學在恐怖鎮壓下重傷，北洋一同學被捕。北平同學遊行後在北大操場（現在的民主廣場）集合，通過組織華北學聯。六月二日正式成立，對外公佈組織章程，發表宣言，胡適梅貽琦兩校長都被請出席，所以這次三月廿九日忽然報載警備部奉行轅轉中央令查禁學聯消息發佈以後，學聯曾電胡梅二校長在京交涉。對於指學聯是「共匪所策動的組織，」認爲是汚衊。

在一本大書「爲保衛自己而戰」的華北學聯工作報告裏寫着：

「本學聯爲華北各院校自治單位之聯合組織，其出席會議代表即各自治單位選出之代表。因此本學聯之工作亦即各校自治會分別在各校推進之工作，并進而加強各校同學間之聯繫與團結，共謀生活之改善，并願站在知識青年之立場，對爭取民主獨立，爭取基本權利，爲建立獨立民主新中國貢獻出力量，我們認爲這不但是每個國民應有的義務，而是每個國民應有的權利。」

學聯做過些什麼工作呢？例如——（一）暑假發起助學運動，募了五億餘元，使一千六百多同學免於失學。（二）爲爭取國家獨立而呼籲，當魏德邁訪華團到北平的時候提出過備忘錄，指出美國干涉了中國內政，擴大內戰，增加了人民的痛苦。（三）反對迫害，保障人權。據學聯統計，在短短一年內，政府公開殺死愛國學生四名（武漢大學黃鳴崗、陳如年、王志德、浙大于子三），打傷百餘名，重傷至殘廢者五人，無故遭受凌辱者不下千餘名，特務機關祕密殺死的尚不在內。冊子上寫着：「這筆血債，任憑政府抹殺事實，任憑造謠公司中央社歪曲眞象，亦難欺騙社會人士，減低人民之憤慨。」（四）寒假補習，曾爲中學同學義務補英文數理化。（五）爲搶救教育危機，各大學發起兩斤麵和五萬元運動（轉眼之間五萬元貶値祇能買一斤麵了。）一共募集五億元，分配了八百多清寒同學。（六）平津同學春季大聯歡，三月廿七日天津同學六百多人到平市各友校訪問參觀，廿九日在北大舉行營火會，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許德珩等教授講演，當局深恐學生要鬧到街頭去，軍警戒備，架上鐵絲網，准出不准入，如臨大敵，還弄了大隊清道夫和自衞隊去把門，硬要進學校去參加開會。

活不下去

北大、清華、北平研究院的講師、助教、職員、助理研究員、工警罷教罷研罷工的記者招待會上，主席沉靜而慘痛地說：

「這很簡單，事實發生的原因就是爲了『活不下去，』我們的請求都被當局批駁了，最低的生活水準都難維持，政府一月份公佈的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正面是按照所謂生活指數發薪，形式上法幣收入稍多一些，實質上的收入反而大減。」

這完全是事實，在別的城市教育界人有的瘋狂，有的跳樓，清華數學系教員施惠同則服毒自殺，正在醫院療養中。環顧招待會上的助教工友校警，也大多面有菜色，他們眞不像是不安份的搗蛋者，每個人身後背着一份家累，作主席的助教滿口斯文，對於「罷課三天後怎樣呢？」的問題，說尚無計劃。他說四月二日清華向大陸銀行以十五分利借來些錢，限每人借二百萬，頃刻之間便告額滿。

他們在「告社會人士書」上說：

「我們認爲我們的正當收入，已經爲政府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徵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們有權利要求政府保證我們有『不虞飢餓』的自由……我們是在忍着痛如此的做。」

又一通信

（編者按：下面是另外一位特約記者寄來的報導，兩信雷同的地方，編者已盡量刪去了）。

學生方面的罷課雖是由於幾個事件，但主要的還是抗議當局查禁華北學聯。他們認爲：查禁華北學聯是當局打擊各校自治會的先聲，華北學聯既可由政府指名爲「共匪機構」而查禁，那麼組成學聯的各校自治會又豈不可以同樣名義而查禁？因此，這次罷課的主題是「保衞學聯」，而各個院校行動的一致也是必然的了。

但是，學生們的行動是謹愼的，他們並不以罷課爲目的。在罷課的前夕，北大、清華、燕京、中法、師院、南開、北洋等七校自治會代表曾赴行轅呈遞抗議書，並提出兩點要求：（一）請行轅轉國府收回查禁學聯命令，（二）請行轅根據學聯之組織及過去活動情形說明對學聯之明確態度。行轅當局答復：（一）允將抗議書轉呈中央，（二）對學聯極爲諒解，亦甚同情。惟對是否收回查禁令無語涉及，可謂請願毫無結果。四月三日，北大、清華、中法、燕京、師院正式宣佈自該日起罷課三日，並聯合宣言：「保衞學聯，保衞自由，保衞安全，必須靠我們自己，靠我們自己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罷課，我們行動，讓反動派認識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力量是不可侮的。」天津的南開也於四日罷課，北平的北洋稍遲一點。北平的鐵院，華院隨後也罷課了。

教授意見

教授們對於學生這一舉是同情的，而且表示了他們憤怒的心情和嚴正的態度。許德珩教授說：「政府認爲查禁學聯是胡鬧，是豈有此理的。第一、華北學聯由來已久，並不是現在這些人搞出來的。從五四以來始終是一公開

合法的學生團體，對國家民族都出了大力，有過大的貢獻：五四，反帝反封建，一二九促成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我和周炳琳先生都是當時學聯的負責人，現在政府中也有很多人與學聯多少有過關係，他們應該知道學聯的情形，不應横加誣衊。第二，青年學生是極其純潔的，國家大事青年學生應該過問，說受人操縱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說這麼多學生都受共黨操縱，那政府還搞些什麼？退一萬步說，假如青年受人操縱，爲什麼執政黨不來操縱操縱，執政黨有種種便利，有權力、有錢，尚且不能操縱學生，學生之純潔，之獨立，之不受人操縱可想而知。」

清華張奚若教授說：「時局演變愈嚴重，政府對學生的壓迫愈緊，這是規律，何時找藉口則不一定。加學生以共黨帽子是政府一慣的技倆，于子三事件是例子。目前局勢尚不夠嚴重，他的作用主要是警告，打人抓人無所謂合法不合法。學聯是華北各校自治會的共同組織，如取締了可以另外形式來聯合。事實上，打擊學聯就是打擊自治會。在新社會到來以前只有不斷鬥爭。沉着應戰，壓低情感，計較利害，現階段的鬥爭中避免大犧牲，要避實就虛，打游擊戰，不打陣地戰。」

罷課是到處蔓延着，而且到處得到廣大的支援。從六日起，北大、清華全體講師、助教、職員、工警二千餘人，北平研究院研究員四十餘人，爲了爭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分別罷工、罷課、罷研究了；師院的職工員警立即響應，燕京的職工員警也以全力支援，北大、清華六十二教授也簽名響應罷教。至此四罷合流，匯成一支壯大的隊伍。

在總罷期間，清華、燕京曾至學校附近作小規模的遊行，北大沙灘和四院每天都有巨型的街頭壁報，有一度北大沙灘曾組織突擊隊，向全市各商家散發「告同胞書」，後來又在紅樓的前面設置廣播台，不斷廣播。這是一面。另一面，各方的壓力是與日俱增的。二日，北大理事會有「注意你的安全」佈告，令人警惕。三日，北大四院張在伯，姜宥生二人赴北方中學訪友時，被不明身分的人毒打，並被送至內七分局第九派出所，後經自治會營救，至下午四時始被釋放。四日，師院有反專制反獨裁委員會產生，該會認爲自治會代表會無權決定罷課及停止康樂康動；而自治會以此項言論與事實不符，特定於午後一時公開答復詢問，並邀請該會同學出席質詢，惟該會於答復期間，未有人出席，此事遂暫告結束。五日晚，南大開會時，校內特務公然搗毀會場，打傷朱竹英等十餘人。同晚深夜，特務四五十人，偷入北大門牆，越過北大沙灘，撕毀民主牆上壁報文告，並在牆上貼上一些反罷課的標語宣言，又搗毀大地歌詠團的工作團，拿去書本，衣服等物數十件。「山雨欲來風滿樓」，這一切都是大迫害前夕的徵兆。果然，六日晚這大風暴襲來了。

風暴來了

六日傍晚，北大就有當局要逮捕同學的傳說，但都把它當「傳說」看待了。不料當晚一時許，紅樓、西齋、三院附近，軍警重重包圍；三時許，警備部致函鄭天挺秘書長，請協助逮叢碩文、王子光、柯在鐵、王祿慶、馮達程、黃德青、李倬、田餘慶、呂錚、周安、盧一鵬、李鴻藻等十二位同學，罪名是：用名華北學聯名義作各種活動，鼓動罷工、罷課。後經校方交涉，准予七日晨八時以前由校方將叢等送至警備部。據聞當時警備部陳繼承總司令態度甚爲堅強，聲言不惜做「一二一」時的關麟徵，他要澈頭澈尾地執行戡亂法令，這次逮捕就是合於這個法令的。至八時許，鄭天挺秘書長，鄭華熾教務長，賀麟訓導長又赴警部交涉．提出六個條件：（一）不貼街頭壁報，（二）不再廣播，（三）不上街頭宣傳，（四）不進絡中學同學，（五）停止以華北學聯爲名義之活動，（六）法院隨傳隨到。但警備部的答復是：限於十二時以前交人，如過限不交，即入校逮捕。

同學們知道這消息時，已在七日八時左右，便立即鳴鐘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抗議政府這種做法，他們說：這十二位同學沒有犯法，他們有的是理事，有的根本沒有參加什麼活動，理事而犯法，就等於全體同學犯法；沒有參加什麼活動也犯法，這還成什麼法？他們宣誓：北大是一家，一人被捕，全體坐牢；一人受審，全體投案。而十二位受難同學也堅決表示：他們沒有犯法，他們沒有理由就捕，並希望同學們鎮定。周炳琳院長也在會中報告了校方的態度，大家才知道校方在八時以前所提的條件等等，是一種緩衝的辦法，現在校方堅持：警備部只有權逮捕現行犯，無權逮捕校內學生；警備部如認爲學生犯法，可向法院起訴；再由法院傳訊。教授方面，西語系美籍教授傳漢斯先生聽到這消息後，馬上從紅樓跑到中老胡同馮至先生家，誠摯地說：「要是他們被捕，我要陪他們一道去。」馮先生甚受感動，馬上親自把這消息轉告府學胡同及東十條的教授們。大家聽到，立即憤怒地提到沙灘來，正當同學召開緊急大會時，他們也在召開臨時座談會，一致支援校方和同學的行動。同時，講助會也專函慰問，聲明同學的苦難也即是他們的苦難。工警們則用行動表示了，他們在這消息傳出之後，加強了糾查的職務。其他院校如清華、燕京、師院等校，也表明這不是十二個人或北大一校的事情，而是整個華北學生的事情。無形中，我們看到了一道沒有武裝的防線，由於這道防線阻止了這十二位同學的被捕。

雖然，警備部始終不肯鬆手。同日下午，賀麟訓導長重赴警備部交涉時，陳繼承總司令拒而不見，由一個代言人表明：警備部仍然要實行逮捕。不過，這種堅持到頭來還是慢慢地軟下來了。首先警部把人數打了個五折，就是由十二個減爲六個，其次逮捕的方式，改爲由校方先將人送至警部，再由警部轉送到法院。但校方堅持原意，最後警部終於妥協了，於是雙方協議：（一）警備部不再至學校捕人，（二）即轉送法院傳訊。九日，法院並有傳訊這十二位同學的消息。可是，同學們對這種協議也拒絕接受，並自九日起罷課兩天以示抗議。

但這不是迫害的結束，反之，迫害是愈來愈甚了，北大開刀受挫，師院却發生了空前的血案。就在八日的晚上，特務四五十人帶槍攜棍衝入師院，在不及防備的偷襲中，趙學勤，陳定宇等八位同學被捕走了，荊文新，賈承先兩同學打得遍體鱗傷。

本來，沒有這些慘案，罷課至此或將作罷，然而，守望着這鮮紅的血漬，誰忍心回到教室去？今天「九日」上午，師院同學在悲憤的情緒下，全體向行轅請願去了，北大、清華、燕京的請願隊伍也於下午十一時浩浩蕩蕩從沙灘開出了。街頭到處是憤怒的呼聲。

各校講助員工雖於今天起休罷，但他們的休罷是附有條件的，就是：如果在兩星期內對於下列三要求沒有圓滿的答復，他們便採取次一步更堅強的行動。那三個要求是：一、從二月份起繼續按照二月以前的配麵辦法配給麵粉，二、逐月按生活指數調整薪資，並提高技工及工警底薪，至工警每月底薪不得少於二十元。三、逐月按生活指數調整研究費。

現在，請願的隊伍尚未歸來，講助員工的要求剛剛提出，將來事情如何發展，記者惟有引「世事茫茫難自料」一句作爲答復而已。

（四月九日下午一時）

文藝

聽話的藝術

楊絳

假如說話有藝術，聽話當然也有藝術。說話是創造，聽話是批評。說話目的在表現，聽話目的在了解與欣賞。不會說話的人往往會聽說話，正好比古今多少詩人文人所鄙薄的批評家——自己不能創作，或者創作失敗，便搖身一變而爲批評大師，恰像倒運的竊賊，改行做了捕快。英國十八世紀小詩人顯斯頓（Shenstone）說：「失敗的詩人往往成爲惱怒的批評家，正如劣酒能變好醋。」可是這裏既無嚴肅的判斷，又非尖刻的攻擊，只求了解與欣賞。若要比批評，只算浪漫派印象派的批評。

聽話包括三步：聽，了解與欣賞。聽話不像閱讀能自由選擇。話不投機，不能把對方兩片嘴唇當作書面一般拍的合上，把書推開了事。我們可以「聽而不聞，」學有人主張對付囂張的討厭人的辦法：「裝上排門，一無表示，」自己出神也好，入定也好。不過這辦法有不便處，譬如撥是弄非的人，便可以根據「不否認便是默認」的原則，把排門後面的弱者加以利用。或者「不聽不聞」更妥當些。從前有一位教士訓兒子爲人之道：「當了客人，不可以哼歌曲，不要彈指頭，不要脚尖拍地——這種行爲表示不在意。」但是這種行爲正不妨偶一借用，於是出其不意，把說話轉換一個方向。當然，聽話而要逞自己脾氣，又要不得罪人，需要很高的藝術。可是我們如要把自己譬採得海綿一般，能盡量收受，就需要更高的修養。因爲聽話的時候，咱們的自我往往像按在盒裏的彈簧人兒（Jack in the box）忽然會「哇」的探出頭來叫一聲「我受不了你」。要把它制得服貼，只怕千錘百鍊也是徒然。除非聽話的目的不爲了解與欣賞，而另有作用。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台勒爵士（Sir Henry Taylor）也是一位行政能員，他在談成功祕訣的「政治家」（The Satesman）一書中說：「不論『賽棱』（Siren）的歌聲多麼悅耳，總不如傾聽的耳朵更能取悅『賽棱』的心魂。」成功而得意的人大概早就發現這訣巧。並且還有許多「賽棱」喜歡自居童話中的好女孩，一開口便有眞珠寶石紛紛亂滾。傾聽的耳朵來不及接受，該雙手高擎起盤子來收取—珍重地把一個個字變成的眞珠鑲嵌在筆記本裏，那麼「好女孩」一定還有更大的施與。這種人聽話並不必眞的聽，不聽更好，只消凝神傾耳。也不需了解，只需擺出一付欣悅欽服的神態，便很足夠。假如已經聽見，了解，而生怕透露心中眞情，儘可借一付笨木如猪的表情，「賽棱」的心魂也不會過於苛求。

聽人說話，最好效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若要細加注釋，未免瑣細。不過，不求甚解，總該懂得大意。如果自己未得眞諦，反一筆抹煞，認爲一切說話都是吹牛拍馬撒謊造謠，那就忘却了說話根本是藝術，並非柴米油鹽類的日用必需品。責怪人家說話不眞實，等於責怪一篇小說不是構自事實，一幅圖畫不如照相準確。說話之用譬如衣服，一方面遮掩身體，一方面襯托顯露身體某幾部分。我們絕不譴責衣服掩飾眞情，歪曲事實，假如赤條條一絲不掛，反惹人駭怪。難道一個人的自我比一個人的身體更多自然美？

誰都知道藝術品的眞實，並不指符合實事。亞利斯多德早說過：詩的眞實不是史實。大概天生詩人比歷史家多。（詩人—我依照希臘字原義，指創造者。）而最普遍的創造是說話。夫子「述而不作」，又何嘗述而不作！不過我們看戲聽故事或是賞鑑其他藝術品，只求「詩的眞實，」（poetic truth），雖然明知是假，甘願信以爲眞。珂立支(Coleridge)所謂：「情願的停止了不信」(Willing suspense of disbelief）。聽話的時候恰恰相反：「詩的眞實」不能滿足我們，渴要知道的是事實。這種心情，恰和珂立支所說的相反可叫做「不情願的停止了相信」（Unwilling suspense of belief)。同時我們總借用亞利斯多德「必然與可能」(The inevitable and probable)的原則來推定事實眞相。舉幾個簡單的例：假如一位小姐嘆恨着說：「唉，我這一頭頭髮眞麻煩，恨不得天生是禿子。」誰信以爲眞呢！依照「可能與必然，」推知她一定自知有一頭好頭髮。假如有人說：「某人拉我幫他忙，某機關又不肯放，眞叫人爲難。」他必定在向某人鑽營，而某機關的位置在動搖，可能他鑽營尚未成功，認眞在爲難。假如某要人代表他的負責機關對衆闢謠，我們依照「必然與可能」的原則，恍然道：「哦！原來確有是事！」假如一個人過火的大吹大擂，他必定是對自己有所不足，很可能他把自己也哄騙在內，自己說過幾遍的話，便信以爲眞。假如一個人當面稱諛，那更需違反心願，寧可不信，他當然在盡交際責任，說對方期待的話。很可能他看透你意中的自己。假如一個人背後太熱心的稱讚一個無足稱讚的人，可能是最精巧的諂媚，準備拐幾個彎再送達那位被讚的人，比面諛更入耳洽心；可能是上文那位教士訓兒子對付冤家的好辦法——過火的稱讚，能激起人家反感。

聽話而如此逐句細解，眞要做到「水至清則無魚」了。我們很不必過份精明，雖然人人說話，能說話的人和其他一切藝術家一般罕有。辭令巧妙，只使我們欽慕「作者」的藝術，而拙劣的言詞，却使我們喜愛了「作者」自己。

說話的藝術愈高，愈增強我們「不情願的不信，」使我們懷疑，甚至恐懼。笨拙的話，像亞當夏娃遮掩下身的幾片樹葉，遮不沒上帝的手工，只表示他們的自慚形穢，願在天使面前掩飾醜陋。譬如小孩子的虛僞，哄大人給東西吃，假意問一聲「這是什麼，可以吃麼？」使人失笑，却也使人愛憐。譬如逢到蝦蟆般渺小的人，把自己吹得牛一般大，我們不免同情憫憐，希望他天生就有牛一般大，免得他如此費力。逢到笨拙的諂媚，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表示要好。老實的駡人，往往只爲表示自己如何賢德，並無多少惡意。一個人行爲高尚，品性偉大，能使人敬慕，而他的弱點偏得人愛。乖巧的人曾說：「你若要得人愛，少顯露你的美德，多顯露你的過失。」又說：「人情從不原諒一個無需原諒的人。」這般人情，來解釋聽說話時的心理，尤爲貼切。我們欽佩羨慕巧妙的言辭，我們同情喜愛言詞笨拙的人。大概說話究竟是凡人的藝術，而說話的人是上帝的創造。

（上接十六頁）未來的行政院長，除非獲有陳氏的支持，將無法避免內閣的短命。

根據憲法作爲解釋，調和未來兩院關係的可能性有二。（一）仿照英國例，由立院多數派出組內閣。這一辦法雖與憲法規定立委不得兼任官吏的條文抵觸。但可能解釋爲「不得兼事務官」，而可以兼政務官」。行政院長，部會長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均爲政務官而非事務官，可以由立委出任。（二）照憲法上說行政院長等於內閣制總理。而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均爲院長所提名。但在五十七條中，規定立法院投不信任票時，行政院長應「接受該決議或辭職」。並未規定內閣必須總辭職，亦無說明行政院長是否連本身政務委員身份一併辭去。這樣，行政院長辭職，總統可以提副院長或政務委員出任院長，另一方面，辭職的行政院長還可以政委身份，協助推行原來政策，而整個行政院無須更動，僅僅院長一人進退而已。無論內閣更迭如何頻繁，各部會長不變更，政局也就不會呈不安定現象。

觀察文摘

從人事上論中國政治

原作者：浩然

原刊處：世紀評論三卷十五期

人存政擧，人亡政息，中國的政治哲學，一向是相信人事重於一切的。

研究政治上的人事，第一是一般的公務員。現在的公務員，我把他們分成五類。一、專門爲營私舞弊而從政的。他們作事的目的，根本就是想撈他一筆。二、目的不在貪污，而是想得些政治和經濟上方便的人。上則官邸、汽車、安插些親戚朋友，下則混個名義，穿套制服，藉以避免鄉鎭保甲的敲詐勒索。這些人雖非存心作歹，但究竟也作不出什麽好事情來。三、別無生産能力，謀個機關名義來混飯吃的。收入雖然不敷支出，究竟聊勝於無。這些人固然可憐，但是政府之被批評爲無能，他們要負大半責任。四、公務員中，也並非絕無有能力的好人，他們有抱負、有氣節、有幹材、有操守。可惜他們在政府中太稀少了，更可惜的，他們還似乎不斷地繼續在離開。五、最可憐的，是那一大羣老公務員。他們半生從政，奉公守法，雖然沒有什麽彰著的功績，但卻是淸淸白白地靠自己能力來吃飯。現在兩袖淸風，別無生路，一早一晚，簽到簽退，辛辛苦苦的所得，不夠維持他們起碼生活的幾分之幾！

所以有人說，要想改善中國政治，第一要件，是提高公務員的待遇，教大家喫飯喫得飽。但是我認爲還有一點，和這個同樣的重要，甚或比這個還重要，就是如何給予他們精神上需要的安慰。喫飯喫不飽，固然是痛苦，功過是非不分。努力工作而毫不見成效，卻是更大的痛苦。前者使一般謀生者焦燥，後者卻使一般想作事者灰心。而國家的前途，却正在這一羣想作事者的身上。所以現在公務員的待遇，雖然低到無可再低，而謀差求事之人，並不因之而減少。可是很多機關中的幹部人才，十之八九，都是在感覺苦悶，而徬徨思去。且其苦悶的原因，並不一定是他的生活上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沒有辦法，祇去提高待遇，不會有什麽用處的。

功過是非不分的原因有二：不是長官袒護自己的私人，就是長官藉部下以結納於權要。工作而不見成效的原因有二：不是制度根本與事實脫節，就是因爲大官管小事，小官管大事。

大官管小事的例子太多了：一輛汽車的進口，要行政院長來決定；一個飛機坐位的分配，要行轅主任來批准。其他更不必說了。這其中不外三個原因：一、大官應該管的大事，被更大的官管了，自然祇好管些其餘的小事。二、他們雖作的是大官，然而他們的材具魄力，根本祇夠管管小事情，所以對之尙爲起勁，而把大事就上推下諉了。三、一羣以察察爲明的大人先生們，過份的勇於自信，而怯於用人。他們求治之心過急，不肯化時間來培養能負起責任的幹部，又兼度量太小，不能用才，所以左右祇能容一羣低能的部下，因之事非躬親，卽一事莫辦。結果則本身愈忙碌，所事愈停頓，指揮愈頻繁，錯誤愈增加，所謂治絲愈棼。這樣的勵精圖治，其治窮可圖乎！

小官管大事的原因，比較簡單，一、制度上層次過多，重重牽制，部長要作的事，院參事可以爲難；省主席通過的，部裏科長可以通不過。此其一。二、大官整個的時間和精神，忙於應付，祇是開會、見客、接送、批公事、演說、應酬，已經吃不消——奉迎侍候且不說——那有工夫再作精密深刻的業務上的探討。所以各部門的政策、計劃、方案等等，內容愈複雜、愈重要，愈是一般科祕先生們的專門把戲。中國政治之被稱爲科員政治，正是爲了這個原故。此其二。

大官管小事的毛病，是使整個機關，習於被動，而變成無比的麻痺。小官管大事的毛病，是主見深、氣量小、無担當、無魄力、喜弄權威、怕負責任、遇事上下推諉，模稜兩可，敷衍因循，遲疑搪塞——不如此怎麽能算老公事？——大家都整天在公文紙片裏翻觔斗，而使一般有事業心的青年，爲看不見他們工作的實效而灰心了。

現在政府中的大員們，無疑的都是居高位太久了。他們中間，並不是沒有想作一番事業的人，但是作大官，一作十多年，從未離開過現代都市，從未接近過窮苦百姓。所見的人，無非逢迎附和的諂諛小人，所談的事，無非層層呈報的例行公事。他們怎麽樣還能知道事情眞正的是非曲直，怎麽樣還能了解現實問題之中心所在？他們的思想生活，已與廣衆的人民隔離，所定的政策，又焉得不與現實脫節？一羣貪污欺騙的官僚們不去談，就是一兩個有抱負有作爲的特出人物，他們所定的政策，在理論上，未始說不通，但因爲與人民實際生活距離過遠，結果還不是完全失敗？他們的政策，人民祇有接受，那裏管執行時對人民的實際影響如何！壞的祇想到本身自己的利益，好的祇追逐個人政治上的玄想，對於現實的環境，他們是同樣的麻木。一位作部長的和我說：『我們大家都麻木了。不麻木，一天都活不下去。』今日居高位而尙自知其麻木者，有幾人乎，有幾人乎？

作大官太久，還有一個不好的結果，就是人事上派系的形成。我們現在官場上這個派，那個系，那裏有什麽政見上的同異，或者思想上的分岐，還不是完全建立於人事關係上？張三提拔的人是張三派，李四支持的人是李四派。派系一成，傾軋自起。政策上無是非，而人事上有偏見，大家不論事而論人，事情焉得不糟？若使當政的人居要津不太久，引進栽培的人不多，那裏還會形成什麽派系？

現在作大官的，不是不求人，但所求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他們衡量人物的標準不在能力與品格，而在服從與忠實（對他們個人的忠實），而以服從爲尤要。（一方面他們要術鑑自己的親信，一方面又不敢大量裁減已有的人員，所以各機關中的人事，總是愈來愈多，此人事之所以浮濫也。）至於所謂氣節之士，或有膽有識之人，在今日不但不能見用，且反足以招忌。這個風氣，不能不說是幾個居高位者所造成的。

總上所言，我認爲中國目前第一急務，是要更動幾個重要大員（天下那有失掉新陳代謝作用而能生存能健全的道理？）。我們需要幾個與民間尙未脫節的大員，我們需要幾個有膽略有氣節的大員，我們需要幾個能負責能授權的大員。前文所說當局之無朝氣，公務員之浮濫，系統派別之對立，公事與現實之脫節等等，幾個老官僚不走，這些現象，是不會消滅的。

叢書預約諸君鑒：

「鄉土中國」及「英人法人中國人」兩書已印好，現在在裝訂中。「政學罪言」日內，卽可印。這三本書在下期本刊出版時，均可正式出版，要補辦資的，請速補下，詳情請閱上期本刊十九頁，以便將書早日寄上。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每册叁萬元